法鼓佛學學報第一期　頁 103-175（民國九十六年），臺北：法鼓佛教研修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1, pp. 103-175 (2007)
Taipei: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ISSN: 1996-8000

慈雲遵式與天竺寺*

釋 果 鏡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助理教授

摘要

從歷史上看，古代的佛教大德們，不論他們曾經擁有多麼優異的學識背景，一旦進入佛門之後，其一生的奮鬥目標，皆會轉為對佛教信仰的實踐，會窮其一生重視修持，更會將佛法弘揚於社會，遵式的一生就是如此。因此，單只處理其教學思想的話，實際上是一種偏頗。換句話說，在研究遵式的教學思想之前，首要探究其信仰、修持的實踐及其弘化的事蹟，而欲著手此項研究，呈現其生平的全貌，乃是必經之路。遵式相關之研究，筆者已發表四篇小論文於日本期刊論叢中，此篇乃系列研究之一。

本篇論文係以歷史考察的方式進行，試圖呈現生於北宋時期慈雲遵式大師的畢生全貌。筆者首先以遵式駐錫過的寺院為中心，考察各寺院的歷史沿革，並蒐尋遵式住持期間的修學過程及弘化事蹟，表彰他一生為弘法而不遺餘力的風範。其次將本研究集中於遵式住持天竺寺時之所行所為，分為吟詠風雅期、弘法著述期、付囑謝緣三方面。在吟詠風雅方面以詩文為中心，此期遵式初入天竺寺，寫下有關天竺寺之山川草木之詩文，筆者試圖考察其詩中人文的背景，進而探索遵式細膩的內在世界－他對天竺寺一山一草一木的真摯感情；及其對同參好友的誠摯讚歎，所流露出的溫和與慈悲的一面。接著弘法著述方面以遵式與當代朝政官員往來，弘法利生之事蹟為中心，進而探討遵式接引眾生之善巧。此期中另一重要事蹟乃遵式對天台宗之貢獻－從日本僧人寂照處所，帶回佚失之典籍，遵式給予刊

* 收稿日期：2007.08.02，通過審查日期：2007.09.06。

行，並積極地進行天台教部編入藏經之運動，筆者試圖整理出遵式所依據之文獻資料與根源。付囑謝緣方面以遵式晚年至往生之行誼為中心，探討遵式修行實踐的生涯，付囑弟子紹興道場、勿斷佛種之悲願。最後，再次深入探討天台教部入藏疑義辨析。

遵式在世六十九年，可用他曾經唱和過晉代劉遺民〈晦迹詩〉詩中的文句，他圓寂前把它最後兩句改寫為：「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以此兩句來詮釋他一生弘法利生，如此的灑脫自在，了無痕迹，是最恰當不過了。

【目次】

一、前言
二、遵式的寺院生涯及行化
三、遵式與天竺寺
四、天台入藏疑義辨析
五、結語

關鍵詞：慈雲、遵式、天台、入藏、天竺寺

一、前言

遵式是浙江人，生於宋代太祖乾德二年（964）甲子，卒於仁宗明道元年（1032）壬申，世壽六十九。他生當北宋的前期，相當於趙宋天台復興的時期。遵式於十八歲（980）依東掖山的義全出家，二十歲（982）時於禪林寺受具足戒。翌年（983）向守初律師習律。同年，入國清寺於普賢像前燃指，立誓學習天台教觀。其後，前往四明寶雲寺，侍立於義通的講席。他精進於天台的修學，修習四禪三昧。但在端拱元年（988）遭逢恩師義通的示寂，而從四明返回天台。遵式回到天台後，專心致力於學問，以致生病到嘔血的程度。於是他使用消伏咒法，四十九日間覺悟生死，奮發努力很快獲得痊癒。

太宗淳化元年（990）二十七歲時，由於眾人的邀請再度入住四明寶雲寺，承繼義通的講座，講說《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等四大部經典。太宗至道二年（996），遵式思慕廬山慧遠的白蓮結社，與四明地方的僧俗百餘人，在寶雲講堂舉行淨業會，並著述〈誓生西方記〉、〈念佛三昧詩〉。

真宗咸平二年（999），遵式委託杭州的佛像匠師沈三郎，雕刻栴檀觀音像及自身頂戴像，親自撰寫〈大悲觀音栴檀像記并十四願文〉，放入觀音像中。遵式將此二像安置於天竺寺懺殿中供養之。咸平三年（1000），值遇四明大旱之際，遵式與知禮、異聞等人共同修請觀音三昧。咸平四年（1001），於慈溪大隱山著述《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三昧懺儀》。

咸平五年（1002）遵式進入天台東掖山，於西陽益宏精舍造立彌陀大像，與眾多弟子共同修念佛三昧。真宗景德四年（1007）著作〈三衣辨惑篇〉。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應郡守章郇公的請求，於景德精舍講《摩訶止觀》，從這時候開始，遵式提高了對止觀研究的熱忱。

大中祥符七年（1014），入杭州昭慶寺。翌年（1015），於天竺寺著作《往生淨土懺願儀》。真宗天禧元年（1017）侍郎馬亮於錢塘修學淨業時，因向遵式問及淨土的緣故，遵式為馬亮撰寫《淨土行願法門》與《淨土略

傳》。天禧三年（1019），為王欽若講《往生淨土懺願儀》及心佛眾生三法如義，又為王欽若撰著了〈講法華經題〉、〈摩訶止觀義題〉、〈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等著作。乾興元年（1022），由於遵式教化活動的結果，教說廣泛普及，由皇帝頒賜「慈雲」的名號。仁宗天聖三年（1025）遵式委請王欽若上奏天台入藏，為天台宗作了極大的貢獻。天聖六年（1028）遵式於天竺寺的東面建造日觀庵，念西方極樂淨土，修往生之業。此年因四明知禮入寂，遵式撰寫了〈祭四明法智大師文〉、〈悼四明法智大師詩〉。天聖九年（1031）講《淨名經》，使弟子祖韶承繼講席，寫成辭世詩〈謝三緣詩〉。仁宗明道元年（1032）十月八日，預感壽期終盡而召喚弟子，在十日的夜裏，端身正座，於弟子們的念佛中圓寂。

以上簡略的敘述遵式的一生。今以探討遵式所處時代之人文地理環境，來試圖呈現其一生的全貌，並透過其最後住持且住持最久的天竺寺之事蹟，來詮釋遵式的世界。

在現存遵式傳記資料中，[1] 就以契嵩撰《鐔津文集》[2]、宗鑑撰《釋門正統》[3]、志磐撰《佛祖統紀》[4] 等，最為詳細。因此，此論文即以對照此三部著作為根基，來探討研究之。

二、遵式的寺院生涯及行化

遵式的生涯從出生到入滅，凡六十九年間所遊歷過的地域，今以《鐔津文集》、《釋門正統》與《佛祖統紀》為基礎，簡列這些地方的宋時地名、今省縣名、及遵式所歷年代等，以考究其一生所處時代之人文地理環境：

---

[1] 詳參見拙作，〈慈雲遵式の研究序説──特に遵式の生涯について〉。

[2] 收入於《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646-751。

[3] 收入於《續藏經》冊 130，頁 713 上-925 上。

[4] 收入於《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129-477。

地名／寺院	現今省分	現今縣分	年　代
臨海郡寧海	浙江	臨海	太祖乾德二年-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64-980)
東掖山	浙江	臨海	太平興國五年（980）至太平興國七年（982）
禪林寺	浙江	天台	太平興國七年（982）至太平興國八年（983）
國清寺	浙江	天台	太平興國八年（983）至太宗雍熙元年（984）
寶雲寺	浙江	鄞	雍熙元年（984）至太宗端拱元年（988）
天台山	浙江	天台	端拱元年（988）至太宗淳化二年（991）
寶雲寺	浙江	鄞	淳化二年（991）至真宗咸平二年（999）
四明郡	浙江	鄞	咸平三年（1000）
四明大雷山	浙江	奉化	咸平四年（1001）
東掖山承天寺	浙江	臨海	咸平五年（1002）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
四明景德寺	浙江	杭州市	大中祥符四年（1011）為期三個月
黃巖妙喜寺	浙江	臨海	大中祥符五年（1012）
赤山寺	浙江	臨海	大中祥符五年（1012）
東掖山	浙江	臨海	大中祥符六年（1013）
杭州昭慶寺	浙江	杭	大中祥符七年（1014）
蘇州開元寺	江蘇	吳	大中祥符八年（1015）
杭州靈山寺	浙江	杭	大中祥符八年（1015）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
石梁壽昌寺	浙江	天台	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至八月
東掖山	浙江	臨海	大中祥符九年（1016）八月至十月
天竺寺	浙江	杭	大中祥符九年（1016）十月至仁宗明道元年（1032）十月

以下按照遵式足迹所及之先後順序，進行探討：(另附浙江省圖表於後)

（一）臨海郡寧海

遵式出生於臨海郡寧海（浙江省臨海縣），直到十八歲出家為止，都是住在此處。依據《寧海縣志》記載：

> 男耕女織，有勤儉風；力本右文，無浮靡習。故家尚清議，士矜名節。婚嫁擇先門第，慶弔罔敢失禮。營室必作家廟，燕享以時。婦女不出街市。此其俗之美者。[5]

遵式故鄉的民眾生性勤勉，且地方上具有樸質的風俗。他的母親王氏曾向觀音菩薩乞求男孩，夜夢美女以明珠令其吞之，後乃懷子，即是遵式。遵式七月大即能隨母王氏稱念觀音菩薩名號。[6] 因此遵式的誕生與觀音菩薩有緣，也種下了日後遵式與觀音菩薩的種種感應因緣。在十八歲那年，因為不喜歡與其兄做經商買賣，而偷偷地來到東掖山依止義全大師出家。[7] 可見遵式出家並未得到父母的同意，而是離家出走。在遵式的傳記中，並無記載其十八歲之前的事蹟，因此無法從傳記中得知其一二。

（二）東掖山

遵式離開家鄉來到了東掖山，依據《臨海縣志》卷十六·東掖山下記載：

> （東掖山）在縣東北四十五里。以其居天台左掖，故名。上舊有隔塵寺。[8]

東掖山位於台州府臨海縣（浙江省臨海縣）東北四十五里處，以其延伸於

5　收入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503 冊，《寧海縣志》1，卷 1，輿地志，風俗，頁 97。

6　《佛祖統紀》卷 10：「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生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上 15-17。

7　《鐔津文集》卷 12：「稍長，不樂與其兄為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3 下 2-3。

8　收入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503 冊，《臨海縣志》卷 1，輿地志，山川，東掖山，頁 91。

天台山的左側而得名。據說山上往昔有隔塵寺。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遵式十八歲時，於此山依止義全法師之處，應該是這座隔塵寺。義全法師在遵式未到東掖山之前，曾夢到有一童子站在佛像的左方，翌日遵式即來求度出家。[9]

遵式十八歲至二十歲受具足戒之前，即是在此寺養成沙彌童行。在那段期間接受沙彌所必須學習的經典讀誦與諸種法式等等。在接受訓練的同時，還從事寺內的雜役。雖然童行的起源並不清楚，但在遵式出家時，此一童行制度仍在實施中，[10] 遵式為求受具足戒而離開東掖山前往禪林寺。

（三）禪林寺

〈行業曲記〉記載：「二十納戒於禪林寺」。太平興國七年（982）遵式二十歲時，受具足戒於禪林寺。依據《嘉定赤城志》記載：

> （禪林寺）在縣西南一十五里，舊名龍山集雲院，僧智顗建。唐天寶六年，改龍山為始豐，宋乾德二年改龍山崇修，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11]

禪林寺位於天台縣西南十五里。隋代的智顗大師建立了這座寺院。舊名為龍山集雲院，唐代玄宗天寶六年（747）將龍山改名為始豐，又於宋代太祖乾德二年（964）改名為龍山崇修，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為禪林寺。契嵩執筆撰寫遵式的傳記之時，就照那個時點的寺名寫下，遵式受戒

---

9 《鐔津文集》卷 12：「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3 下 4-5。

10 詳見《佛祖統紀》卷 43，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十六日，聖誕為長春節。……是日以慶誕恩，紹普度童行八千人。」《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394 中 26-下 6。卷 44，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二月，紹天下官吏試童行經業，方許剃度。」頁 404 下 18-19。

11 《叢書集成續編》第 299 冊，《嘉定赤成志》卷 28，頁 544 下。

的時候，寺名應該是龍山崇修寺。

遵式受具足戒後，於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 年）跟隨守初律師學習戒律。遺憾的是，身為遵式初期的老師義全與守初兩位大師的史料皆已不存，因而無法知悉其受教的情形。遵式現今所殘存的戒律的著作，僅有《授菩薩戒儀式十科》與《授五戒法》二本，且撰寫的年代亦不詳。遵式僅僅跟守初律師學了幾個月，就離開禪林寺來到了國清寺學習天台。

（四）國清寺

依據《嘉定赤城志》記載：

> （國清寺）在縣北一十里。舊名天台，隋開皇十八年為僧智顗建。先是顗修禪於此，夢定光告曰：「寺若成，國即清。」大業中遂改名國清。[12]

國清寺位於台州府天台縣（浙江省天台縣）北方十里，是隋代文帝開皇十八年（598）天台智顗大師建立的寺院。舊名為天台寺，煬帝大業年中（605-616）改名為國清寺。

遵式即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入國清寺，在普賢菩薩像前燃指供佛，立誓學習天台教觀，後得知寶雲寺義通大師在講說天台，即負笈離開國清寺來到了寶雲寺。

（五）寶雲寺

依據《延祐四明志》記載：

12　《叢書集成續編》第 299 冊，《嘉定赤成志》卷 28，頁 540 下。

> （寶雲寺）在西南隅行春坊東。宋開寶元年，僧義通，字惟遠，本高麗人，自三韓來，譽振中國，知禮、遵式、子衿是其門人之上足。漕使顧承徽捨宅為義通傳道處……。大平興國七年賜額寶雲。[13]

寶雲寺位於寧波府鄞縣（浙江省鄞縣）西南行春坊之東。此寺的起源是宋太祖開寶元年（968）漕使顧承徽布施宅邸，作為寶雲義通的傳道處所，於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獲賜「寶雲」的寺額。

遵式在太宗雍熙元年（984）二十一歲之時，前往寶雲寺聽受義通大師講說經義。雍熙四年（987），於智顗入滅之日（十一月二十四日）誓願實踐智顗的四禪三昧而終日燃頂。國清寺的燃指與寶雲寺的燃頂，這二項捨身的實踐是他決心學習天台教觀的行為表現。直到太宗端拱元年（988）十一月，由於其師義通大師示寂，結束前後六年的四明遊學，返回天台（國清寺）。

（六）返回天台國清寺

終止六年的四明遊學，遵式於端拱元年（988）返回天台以後，因精勤苦學以致嘔血，在病重時期，他精進修持消伏咒法，於七七四十九日感得觀音菩薩的加持，因而更加奮發努力修持，終於痊癒了。[14] 遵式因而著作了《禮觀音文》，此文被認為是他最早的著作。

---

13 《中國方志叢書》第 577 冊，《延祐四明志》3，卷 16，頁 1084-1085。

14 《佛祖統紀》卷 12：「師乃反天台，以苦學感疾至於嘔血，毅然入大慈佛室用消伏咒法，自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疾有瘳，不爾則畢命於此。』至三七日，聞室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師益不懈。五七日，見死屍盈室，師踐之而行，其屍即沒。滿七七日，室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寐見一巨人，持金剛杵以擬其口。又嘗親見觀音，垂手於師口，引出數蟲，復舒指注甘露於口，身心清涼，宿疾頓愈。」《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上 26-中 6。

（七）再入寶雲寺

遵式於太宗淳化元年（990）二十八歲之時，接受眾人的邀請，再度入住四明寶雲寺，繼承義通大師的講座，十二年間講說《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四大部經。遵式住持於此寺時，由於他的積極活動，使寶雲寺成為四明的天台教觀道場，盛況達到了極點。講經期間甚至有隻懷胎驢，連續四週日日臥伏於遵式座下，狀似聽經聞法，真是奇事。[15] 太宗至道二年（996），遵式效法廬山慧遠大師的結社念佛，聚集四明的僧俗百餘人於寶雲講堂修持淨業，且著作了〈誓生西方記〉。[16] 真宗咸平三年（1000），為了四明的乾旱災害，遵式與知禮、異聞等共同修請觀音三昧，如願降下甘霖。[17] 咸平五年（1002）遵式前往天台而中止了淨業法會，在寶雲寺遵式的念佛結社只不過持續了七年，離開寶雲寺之後，遵式回到了東掖山。

（八）東掖山承天寺（能仁寺）

真宗咸平五年（1002），遵式返回天台後，駐錫以東掖山為主，迄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動身前往杭州為止，大約有十二年。在這十二年間，遵式住持東掖山的那座寺院，文獻中並無詳細記載。依《佛祖統紀》卷十二的〈神照本如法師傳〉中記載：

---

15 《佛祖統紀》卷 12：「淳化元年年二十八眾請居寶雲，講法華維摩涅槃光明，未嘗間歇。有施氏懷胎驢，日伏座下，若聽法狀，如是四旬，產已不復至。」《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中 7-10。

16 同上卷：「至道二年，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頁 207 中 13-14。

17 同上卷：「咸正三年真宗四明大旱，郡人請祈雨，師同法智、異聞師，率眾行請觀音三昧，冥約三日不雨，當焚其軀，如期雨大至。」頁 207 中 17-20。

> 祥符四年，慈雲遷靈山，親往法智會下，求可為繼。法智曰：「當於眾中自擇之。」慈雲閱視，至師即云：「斯人可也。」師至承天東山能仁寺舊名，大振法道，歷三十年。[18]

遵式於大中祥符四年，親自拜訪法智大師，向他求得繼承弟子神照本如法師。書中說及遵式住於承天寺，並於「承天寺」下小字標示「東山能仁寺舊名」。得知能仁寺舊名為「承天寺」。依據《延祐四明志》卷十六的「乾符承天寺」記載：

> 舊志作能仁羅漢殿，在西北隅富榮坊北。唐為乾符寺，尋廢。咸通八年復建，名藥師院，後又為承天。宋政和七年賜額。[19]

此承天寺於唐代時名為乾符寺，一度被廢，後於懿宗咸通八年（867）再度被興建，名為藥師院，後又更名為承天寺，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賜名承天寺。

遵式住持此寺其間，曾於寺西建造精舍，率領大眾修持念佛三昧。當地居民狂熱信仰白鶴廟淫祠，競相以犧牲祭祀，遵式給予勸導，期能以素齋代替牲禮。某一天，遵式與居民共同乘坐小舟前往白鶴廟時，途中起了大風，海浪洶湧，居民們相信是神的力量，遵式向著白鶴廟演說佛的不殺戒的緣起，即刻風平浪靜。遵式於是向白鶴廟神授與佛的不殺戒，勸導居民以素齋代替犧牲，改變當地的民俗民風，並著〈野廟誌〉。[20] 遵式因應郡守章郇公的邀請，向法智大師求得繼承人神照本如法師，來住持承天寺，遵式在住持杭州靈山寺之前，近四年間，遊走行化了四明景德寺、妙喜

---

18 《佛祖統紀》卷 12，《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中 26-214 上 24。

19 《中國方志叢書》第 577 冊，《延祐四明志》3，卷 16，頁 1088。

20 《鐔津文集》卷 12：「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為之齋。及其與眾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眾意謂神所為，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遂絕，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4 上 18-23。

寺、赤山寺、昭慶寺、開元寺等寺院。

（九）四明景德寺

遵式於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應郡守章郇公的邀請，於景德精舍講《摩訶止觀》。景德寺在《延祐四明志》卷十七有詳細的記載：

> 縣東六十里。晉永康中僧義興誅茅縛屋山間，有童子來給薪水，既有眾，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道行，遣侍左右。」語訖不見。故稱義興曰太白禪師。寺經兵火，唐開元二十年，僧法璿按圖記，披榛莽，得故跡，建精舍於山麓之東。……至德中，僧宗弼徙寺於太白峰下。乾元初，相國第五琦奏以天童玲瓏巖為寺名。繼而僧清閒創建食堂。咸通十年更寺名曰天壽。皇朝景德四年賜今額。[21]

景德寺是在晉惠帝永康年中（300-301）由僧人義興大師建造的，後來毀於戰火之中。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僧人法璿大師再度興建。肅宗至德年中（756-758），僧人宗弼大師將該寺遷移到太白峰下。肅宗乾元初年（758），以天童玲瓏巖為寺名，懿宗咸通十六年（869 年），更改寺名為天壽。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再度更名為景德寺。

遵式於四明景德寺講《摩訶止觀》三個月，講經圓滿日時，忽有三位穿著袈裟之沙門，向遵式請求講說《盂蘭盆》。當遵式請他們坐下時，卻發生三位沙門突然之間消逝無蹤之靈異事件。[22]

---

21 《中國方志叢書》第 577 冊，《延祐四明志》3，卷 17，頁 1107-1108。

22 《佛祖統紀》卷 10：「師入景德講止觀，垂畢有三沙門披衲而至，請預盂蘭盆講席，揖其坐忽不見。」《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中 27-29。

（十）妙喜寺

關於妙喜寺，《嘉定赤城志》的「明因寺」條下記載：

> 舊名妙喜。梁天監中，周豹二女捨宅建，唐會昌中廢，大順中復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紹興十一年尼慧淵復新之。[23]

妙喜寺位於黃巖縣南方一里處。是梁武帝天監年中（502-519）周豹的女兒捐捨自宅所建立的。

遵式於四明景德寺講經圓滿後，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在路過黃巖縣時到過妙喜寺，以及天台縣的赤山寺。在妙喜寺遵式隨緣救度了一隻將被屠殺之豬，取名為遇善，放生於此寺。[24]

（十一）赤山寺

關於赤山寺，依〈行業曲記〉記載：

> 台有赤山寺，高爽而瀕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眾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簏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有所警益，勵眾必答之。及其事址發

---

23 《叢書集成續編》第 299 冊，《嘉定赤成志》卷 28，頁 539 下。

24 《鐔津文集》卷 12：「法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豬，奔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眾咨不測其然，徐推之，乃豬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教屠者釋之，命養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4 上 27-中 2。

> 土，果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也。[25]

由此可知遵式於赤山寺建造七重塔的緣起。依據《臨海縣志》的「赤山」下記載：

> 在縣東一百三十里。絕頂有古塔，塔之下有石函，盛小銅塔，內有銀壺盛舍利，舊傳梁王蕭詧所施。[26]

可以判定遵式所挖掘到的石函是梁王蕭詧所布施之物，赤山頂上原來就有建塔過，因某種原因而不復存在。由於遵式挖掘到石函之處，有放光的瑞相，於光中浮現七層塔的影象，因此遵式再度重建七層塔，並感化當地的居民放棄以捕魚為業。

（十二）返回東山承天寺

遵式回到了東掖山，即以百日修持懺法，修懺期間適逢大旱，無水可用，遵式乃出房舍觀看，不久即以錫杖戳石，泉水即由石縫中流出，此泉名為石眼泉。[27] 其後遵式應昭慶寺齊一律師之邀請，離開東掖山到杭州昭慶寺。

（十三）杭州昭慶寺

遵式於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應昭慶寺齊一律師之邀請，於昭慶

---

25 《鐔津文集》卷 12，《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4 中 3-10。

26 《中國方志叢書》第 229 冊，《臨海縣志》卷 1，輿地，赤山，頁 83。

27 《鐔津文集》卷 12：「法師方百日修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4 中 10-12。

寺弘講教觀。

依據《西湖遊覽志》記載：

> 晉天福間，吳越王建，宋乾德二年重修，太平興國三年建戒壇於寺中。[28]

昭慶寺於晉代高祖天福年間（936-944）由吳越王所建立，宋代太祖乾德二年（964）修復，而在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於昭慶寺內建立戒壇。又《佛祖統紀》卷十記載：

> 七年，杭昭慶齊一率眾致請。……師至昭慶，大揚講說。杭俗好以酒肴會葬，師為說佛事之勝，卒變葷為齋。因為著〈戒酒肉慈慧法門〉。[29]

遵式於昭慶寺弘講教觀期間，將杭州的喪葬的習俗，改變為不用酒肉而用素齋，且著作〈誡酒肉慈慧法門〉。後應蘇州知州之邀請，離開了昭慶寺到蘇州開元寺。

（十四）蘇州開元寺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蘇州知州秦羲迎請遵式到開元寺講經。

依據《蘇州府志》記載：

> 在盤門內。舊在城北隅，即今報恩寺後。唐同光三年錢鏐徙今地。……宋紹興間郡守洪邁作戒壇。元至治間寺燬。……明永樂間重修。[30]

---

28 《中國方志叢書》第 487 冊，《西湖遊覽志》卷八，北山勝蹟，頁 260。

29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下 7-12。

開元寺舊址在蘇州城北，唐莊宗同光三年（925）錢鏐遷至盤門內。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2）郡守洪邁作戒壇，不幸於元英宗至治年間（1321-1323）毀於火焰，直至明成祖永樂年間（1403-1424）得以重建。

在遵式講經期間，民眾虔誠信仰，蘇州民眾因此不肉食、不飲酒，甚至到達不賣酒肉的程度。[31] 但不買賣酒肉之舉，導致嚴重的稅收減少，遂引起官方的猜忌。遵式自知與蘇州因緣已了，於是離開開元寺回到了杭州。[32]

（十五）杭州靈山寺（天竺寺）

遵式於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自蘇州返回杭州時，由於知州薛顏的邀請，住持在杭州靈山寺。

關於此寺的開山，依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三中記載：

> 咸和元年，西天沙門竺慧理至錢塘武林山，驚曰：「中天竺靈鷲小嶺何年飛來此地耶？」因名天竺山飛來峰。建寺曰靈隱，仙翁葛洪書額。《寰宇記》：此山名稽宿，以許由隱居于此故。易名靈隱。[33]

東晉咸和元年（326），西天竺僧慧理來到當地，見到山岩的秀麗，與王舍城的靈鷲山的一座小山嶺相似，遂命名為天竺山飛來峰。於此闢建寺院命名為靈隱寺，葛洪書額。依據《太平寰宇記》所載：此山原名稽宿，因許

---

30 《中國方志叢書》第 5 冊，《蘇州府志》2，卷 39，寺觀 1，頁 1156 上。

31 《佛祖統紀》卷 10：「師於開元建講，緇素畢集，不葷飲者傾市邑，屠酤不售。」《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下 16-17。

32 《佛祖統紀》卷 10：「官監有失課之言。師辭其徒曰：『智者遣晉王書，有言六恨，其一謂以法集動眾妨官，為人所忌。余今德薄，安可久留。』遂幡然復杭。」《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下 17-20。

33 《佛祖統紀》卷 33，《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339 下 5-8。

由曾隱居於此，乃易名為靈隱寺。依《咸淳臨安志》卷八十的「下竺靈山教寺」下記載：

> 天竺寺者，餘杭之勝剎也。飛來峰者武林之奇巘也。晉有梵僧慧理，指北山乃靈鷲之一小嶺耳。不知何年飛來至此挂錫置院，初曰翻經。[34]

慧理大師最初取名為翻經院。後至隋、唐、五代，依同上卷記載：

> 隋開皇十五年僧真觀法師與道安禪師建，號南天竺。唐永泰中賜今額。五代時有五百羅漢院，後廢。[35]

又《武林梵志》記載：

> 隋開皇十五年有僧真觀者，錢塘人，操行高潔，掌有仙文，與禪師道安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寶拓而修之，號南天竺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36]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595），真觀與道安一起在石室中修頭陀行，陳仲寶修築為寺院，稱為南天竺寺，唐代宗永泰中（765）賜天竺寺。其後，五代號為五百羅漢院，後來被荒廢了。[37]

據《咸淳臨安志》中記載：

---

34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80，寺觀 6，頁 4634 下。
35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80，寺觀 6，頁 4634 下。
36 《中國佛寺志》7，《武林梵志》1，頁 450-451。
37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80，寺觀 6，頁 4634 下。

> 大中祥符初改賜靈山寺。天禧四年復天竺寺額。紹興十四年高宗皇帝改賜天竺時思薦福寺額，為吳秦王香火院。慶元三年太皇太后有旨，下竺名剎不欲永占，可復元額為天竺靈山之寺。寶祐二年改賜天竺靈山教寺為額。有御書閣，藏累朝宸翰。[38]

又《武林梵志》記載：

> 宋大中祥符初改靈山寺。天禧四年復改天竺寺。天聖中僧遵式重修，有薝蔔堂。慶元三年改天竺靈隱寺。[39]

可知五百羅漢院到了宋代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改賜為靈山寺，真宗天禧四年（1020）恢復為天竺寺的舊有寺額。自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起至寧宗慶元三年（1197）大約半世紀的期間，下天竺寺被稱為時思薦福寺。[40] 慶元三年回復天竺靈山寺[41] 的寺額，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改賜天竺靈山教寺。

其後，依《杭州府志》卷三十五的下天竺法鏡寺下記載：

> 元末燬，明洪武間重建。舊有陸羽二寺記，蘇公和周次元詩石刻，今皆不存。康熙三十八年聖祖駕幸寺中，賜帑重修。乾隆二十七年高宗賜額曰法鏡寺。[42]

---

38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80，寺觀 6，頁 4634 下。

39 《中國佛寺志》7，《武林梵志》1，頁 451。

40 《釋門正統》卷 5：「紹興十四年勑改寺為時思薦福，奉憲聖慈烈皇后香火。」。《續藏經》冊 130，頁 837 上 2-3。

41 宋《咸淳臨安志》標為天竺靈山寺，而明《武林梵志》、明《西湖遊覽志》標為天竺靈隱寺。此處當是天竺靈山寺，不應為天竺靈隱寺，因其隔鄰處即有靈隱寺，不可能近鄰處也有同一名稱之寺，應是明本之筆誤。

42 《中國方志叢書》第 543 冊，《杭州府志》卷 35，頁 805 下。

下天竺寺於元代末年焚毀，於明代太祖洪武年間（1368-1397）再度建造，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由聖祖皇帝修復，乾隆二十七年（1762）由高宗御賜寺額為法鏡寺。[43] 遵式住持期間，將荒廢了一百多年的天竺寺復興，於寺東建日觀庵，撰寫《天竺高僧傳》[44]，補天台智者大師三昧行法之說，以匡正當時的學者，治定《往生淨土懺儀》，並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由天台僧正慧思之奏請，獲賜紫服。後因應天台郡郡守之邀請，暫時離開天竺寺來到壽昌寺。

（十六）石梁壽昌寺

《嘉定赤城志》的天封寺條下說：

> （壽昌寺）在縣北五十里。陳太建七年僧智顗建。……隋開皇五年賜號靈墟道場，漢乾祐中改智者院，國朝大中祥符元年改壽昌寺。[45]

壽昌寺位於天台縣北五十里處，陳朝宣帝太建七年（575）由智顗建立。隋文帝開皇五年（585），頒賜此寺靈墟道場之名。又於後漢隱帝乾祐年中（948-950）改名為智者院，宋代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名壽昌寺。依《佛祖統紀》卷十記載：

---

43 《西湖新志》卷五，法鏡寺：「咸豐之季，化為灰燼，蕩然無存。同治十年僧貫通清理舊基，募建白衣殿、簷蔔堂、怡雲堂、東嶺堂以及客堂等。光緒十五年重建大雄寶殿及財神殿。十九年重建天王殿、祖師殿。三十一年白衣殿重修。宣統三年僧定梵重建西嶺草堂。民國七年重建七葉堂。」現今的法鏡寺，乃是同治十年(1871)僧貫通重建後，陸陸續續至民國七年建造者。根據冷曉著《杭州佛教史》（下）頁 78~79 所言，文革期間此寺一度曾為塑料廠、藥材倉庫和居民所占用，直至 1982 年才由杭州市佛教協會接管整修，現為比丘尼寺。

44 今已散佚。

45 《叢書集成續編》第 229 冊，《嘉定赤城志》卷 28，寺觀門 2，頁 541 下。

>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天台郡人以郡符請赴石梁壽昌講《法華》。八月，過東掖。[46]

遵式曾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因應天台郡的郡守之邀請，至壽昌寺講五個月的《法華經》。

（十七）路過東掖山

遵式於壽昌寺講經圓滿後，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八月路過東掖山時，向其隨從徒弟說：「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於是在東掖山停留了將近兩個月，並於東掖山壁上寫下長謠，以向東掖山辭別。十月返回天竺寺。

（十八）返回天竺寺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回到天竺寺後帶領徒眾，歷經七晝夜精進共修《金光明懺法》。真宗天禧三年（1019），丞相王欽若從遵式處聽聞天台大師智顗往昔救護生靈之事，為了皇帝的長壽，向真宗奏請將西湖作為放生池，獲得恩准。真宗乾興元年（1022），遵照章懿太后的命令，為國家修《金光明懺法》，並請王丞相上奏，將天台教觀入藏，事未成而王承相過世。仁宗天聖三年（1025）委請黃元吉再次上奏，天聖四年（1026）始得如願。[47] 天聖九年（1031），於天竺寺講《淨名經》，此經是遵式講經生涯中最後講的一部經典。

46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6 中 23-207 下 28。

47　《佛祖統紀》卷 10：「乾興元年……因奏天台教文乞入大藏，事未行而公薨。天聖元年，內臣楊懷古降香入山，敬師道德，復為奏之。明年始得旨入藏。」《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4 下 27-208 上 27。

（十九）瑞光塔

遵式在仁宗明道元年（1032）十月十八日圓寂於天竺寺東嶺草堂，他曾自製棺龕，並寫下〈遐榻銘〉，交待其靈體當放置於遐榻內。[48] 其〈遐榻銘〉序中云：

> 余生五十有九歲，知在不永，乃造棺以待之，目為遐榻。蓋取諸若安寢乎永夜，非善祝於長齡也。復於早暮寄斯禪坐，庶觀無常以助正道，情見乎辭。[49]

依此序文可知，遵式是在五十九歲時寫下此〈遐榻銘〉。仁宗明道二年（1033）仲春四日，其門人奉遐榻葬於天竺寺東的月桂峰下，與隋真觀法師之墓為鄰，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門人於其墓上建瑞光塔，可惜此塔現今已不存在。[50]

以上略敘遵式一生的足迹，而他的長相如何？在他的傳記中有描述的文字：「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若洪鐘，肌白如玉。」[51] 頭頂高，手長過膝，聲音如大鐘般響亮，肌膚色澤如玉般白晰，可知遵式的長相不凡。另外，在《鐔津文集》中有云：

---

48 《鐔津文集》卷 12：「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遐榻，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臥其靈體于遐榻。」《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5 中 21-22。

49 《天竺別集》卷下，《續藏經》冊 101，頁 305 下 4-7。

50 筆者今年（2006）四月，有幸親臨下天竺法鏡講寺，本欲朝拜瑞光塔，經寺內監院告知，此寺因於文化大革命時，為農民占據為家園，已將瑞光塔搬遷不知去向。

51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中 6-7。

> 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52]

他修持謹嚴、精勤苦行，數次自燃燬手指，而僅存一二指。又《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宋慈雲遵式下有云：

> 凡為法祈禱，必然指，唯存三焉。[53]

遵式的手指只剩三指。然而他的書法翰墨，被契嵩譽為「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可見遵式之奇特。

三、遵式與天竺寺

就文獻所載，遵式積極弘化活動的地區，大致以天台山、四明山為中心的浙江省一帶。遵式的寺院生涯中，以駐留時間最長的是天竺寺，將近十八年，其它的寺院多者十年，少者三個月，其中天竺寺將近荒廢了一百年左右，直到北宋遵式才給予復興。此論文即以此段天竺寺的人生為中心，來呈現遵式的風貌。

遵式此段人生大分為三方面：吟詠風雅、弘法著述、付囑謝緣等。

（一）吟詠風雅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遵式自蘇州返回杭州，由於知州薛顏的邀請，從此展開住持天竺寺的生涯。宋代的契嵩於《鐔津文集》中就此段因緣記載：

---

52 《鐔津文集》卷 12，《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5 上 24-26。

53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續藏經》冊 134，頁 474 下 5。

> 知州薛公顏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概，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54]

遵式早已聞有此地，也有隱遁之意，薛顏之邀可說是讓其素願達成。然而當時此寺從五代以來已經荒廢了。[55] 依《鐔津文集》記載：

> 其地乃隋高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逾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天竺也。[56]

天竺寺隋唐以來隱沒於莽蒼中達四百年左右。此處與地方志《咸淳臨安志》所載有差異，可以參照前文，知道隋唐時天竺寺仍在，直至五代後廢。遵式乃按舊誌尋得遺趾，並作詩將此事刻於碑上，可惜碑文今已不存。

此期中遵式在熟悉天竺寺的山川草木時，也寫下詩作。《鐔津文集》中就遵式的詩文說：

> 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57]

由此可知契嵩對遵式的詩文，給予「有詩人之風」的甚高評價。又《鐔津文集》中述說：

---

54 《鐔津文集》卷 12，《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4 中 27-29。

55 參見註 35。

56 《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4 中 29-下 4。

57 《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5 上 22-24。

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而答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58]

因遵式品高才俊，當時之儒者頻頻以詩邀約，並慫恿其棄佛從儒，遵式即以詩賦酬答之。此酬答詩的對象乃是盧積，其中以「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兩句最著，常為人所頌。[59] 由此可知遵式之詩文造詣，為當時人所知，亦為當時人所讚賞。

江州太守許端夫曾經為遵式的詩作序，評論其詩文辭語，貫通適切於道理，酷似陶彭澤，真情發動而表露於言語，歸止於禮義而不放蕩。[60] 又讚美其詩文清麗，義理清楚顯明，典雅正派簡潔素樸，有晉宋之風格。由於遵式在佛法的道業上揚名，導致其詩名不為人所知！[61]

以下就其描繪天竺寺之五峯合澗、天竺四瑞、東西草嶺、與友人唱和等詩，逐一探討之：

1. 五峯合澗

依《咸淳臨安志》卷八十的「景德靈隱寺」條下記載：

僧遵式五峰合澗六詩。[62]

遵式有「五峯合澗」的六首詩，此五峰合澗指的即是天竺寺的地理環境。

---

58 《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3 下 6-9。

59 《佛祖統紀》卷 10：「為詩答盧積，中有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之句，人多誦之。」《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下 21-22。

60 《佛祖統紀》卷 10：「江州太守許端夫。序其詩曰：『慈雲之詩，文貫於道，言切於理，酷似陶彭澤。蓋合於情動形言、止乎禮義之意。』」《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9 上 15-17。

61 《佛祖統紀》卷 10：「文既清麗，理亦昭顯，雅正簡淡，有晉宋之風。蓋其道業宏大，故詩名不行也。」《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9 上 21-23。

62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80，寺觀 6，景德靈隱寺，頁 4633 上。

五峰指的是飛來峰、白猿峰、稽留峰、月桂峰、蓮華峰等。而合澗指的是南澗、北澗匯集之水，名為錢源。六首詩皆是遵式住持天竺寺時所作之寫景詩。

〈靈隱寺〉

乾坤持中樞，動運非物圖。鬱鬱彼靈鷲，飄飄如飛鳧。
層空累怪石，古木生石膚。仁虎終安棲，白猿時號呼。
錢源注蛟室，謝月揚天衢。曩喆多遺塵，清風來四隅。[63]

此詩的撰寫年代，依遵式的傳記可推測為其住持於杭州靈山寺時所作。因靈隱寺建造在飛來峰上，[64] 此詩中「鬱鬱彼靈鷲，飄飄如飛鳧。」所描寫的景象即是飛來峰，「錢源注蛟室」指的錢源即是合澗。

〈白猿峰〉

人死狷亦亡，碧峰空崔嵬。六龍馭圓景，巨壑流紅埃。
今亦看誠古，後還思悲哀。茲山俯南澗，水潔影如頹。
春篠生嫩筠，秋蘭變枯荄。方新林下樹，吟此心悠哉。[65]

此〈白猿峰〉亦是遵式的「五峯合澗」的六首詩中之一首。《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三的呼猿洞條說：

---

63 《中國佛寺志》23，浙江杭州，《靈隱寺誌》卷 8，頁 511。
64 詳見杭州靈山寺內文。
65 《中國佛寺志》23，浙江杭州，《靈隱寺誌》卷 8，頁 512。

> 遵式〈白猿峯詩序〉云：「西天僧慧理，蓄白猿於靈隱寺」。詩云：「引水穿廊走呼猿」，繞檻跳澗，則有飯猿臺，寺僧舊施食於此。[66]

僧人慧理於靈隱寺豢養過白猿，又從此文中得知，白猿峰應該有兩首詩文，一首是「人死狷亦亡，……吟此心悠哉。」五言詩，另一首當是「引水穿廊走呼猿」的七言詩。

〈稽留峰〉

此詩已亡佚，考其得名之由，依《西湖遊覽志》記載：

> 相傳堯時許由隱居茲山，遂名許由峰，而訛為稽留。[67]

稽留峰因許由隱居於此而得名，因發音相似而誤為稽留。

〈月桂峯〉

依《咸淳臨安志》記載：

> 舊俗所傳月墜桂子，惟天竺素有之。唐天寶中，寺前一子成樹，今月桂峰在焉。[68]

古來天竺寺就有桂子從天而降，在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6)，在天竺寺前長成樹，即是月桂峰所在地。宋仁宗天聖五年，在天竺寺殿堂的庭院，有

---

66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23，山川二呼猿洞，頁 4112 上。
67 《中國方志叢書》第 487 冊，《西湖遊覽志》2，卷 11，北山勝蹟，頁 373。
68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80，下天竺靈山教寺，頁 4637 下。

大量的桂子自天上落下，被視為吉祥瑞事。遵式因此寫下〈月桂峯〉一詩。然此詩已亡佚，只殘存其序文：

> 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濃華，雲無纖迹，靈隱寺殿堂左右，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穀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也」。[69]

此文中「天聖丁卯」乃是天聖五年。八月十五的夜晚，靈隱寺(天竺寺)的殿堂左右，從天上降落下果實。多得有如下雨般，大小如豆，其圓如玉珠，色澤有白、黃、黑等，殼有如芡子，種子味辛辣，即是月桂子。當時遵式將其果實播種在樹林下，並作桂子之詩。[70] 依《西湖遊覽志》記載：

> 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實於茲山，狀若珠璣，璀璨奪目，有異人識之，因曰此月中桂子也，遂以名峰。[71]

此月桂峰乃唐天聖年中時，因天降桂子而得名。然而唐代並無「天聖」之年號，前已言過，應是「天寶」而非「天聖」，應屬筆誤。[72] 此〈月桂峯〉亦是遵式的「五峯合澗」的六首詩之中的一首。遵式亦曾寫下〈月中桂子詩〉，胡則作詩唱和之，遵式將詩刻於石上[73]，今已不存。遵式圓寂後即葬

---

69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23，頁 4637 下；《中國方志叢書》第 488 冊，《西湖遊覽志餘》3，卷 24，頁 1042。

70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中。

71 《中國方志叢書》第 487 冊，《西湖游覽志》2，卷 11，頁 372。

72 筆者查詢電子版《四庫全書》後，得知與《西湖遊覽志》同為筆誤者：《浙江通志》卷 9，山川 1，月桂峰，頁 519-315 上。《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三，山川二，月桂峰，頁 4111 下。《西湖志纂》2，卷 8，北山勝蹟，月桂峰，頁 519。

73 《六藝之一錄》卷 110，石刻文字八六，月中桂子詩：「天聖已巳秋，七月，沙門遵式作，給事中胡則和詩，遵式刻石。舊在寺中，見靈隱寺舊志」，頁 832-289 下。

於月桂峰下。[74]

〈蓮華峰〉

此詩亦亡佚，因其頂石狀似蓮華而得名。依《嘉定赤城志》記載：

> 普慈院在縣北一里，舊在蓮華峰頂，名大悲，開寶七年建，治平三年改今額。熙寧三年徙今地。[75]

蓮華峰曾在太祖開寶七年（974），頂上建有大悲院，於英宗治平三年（1066）改為普慈院，又於熙寧三年（1070）搬遷。

〈合澗〉

依《咸淳臨安志》記載：

> 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泉遶寺南北而下，至峰前合為一澗，有橋號為合澗橋。[76]

南、北澗遶著天竺寺飛來峰南北，於峰前合而為一澗，其匯合處上造有合澗橋。

遵式的「五峯合澗」六首詩僅可見到〈靈隱寺〉、〈白猿峰〉，而〈稽留峰〉、〈月桂峰〉及〈蓮華峰〉、〈合澗〉等今已亡佚不傳於世。

74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下。

75　《叢書集成續編》第 299 冊，《嘉定嘉定赤城志》卷 28，頁 544 下。

76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23，頁 4112 上。

2. **天竺四瑞**

依據〈行業曲記〉中記載：

> 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卉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內竹、石面竹者。與檜為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77]

天竺寺內有四瑞，一重榮檜、二石上梅、三本腹內竹、四石面竹，遵式曾作四首詩記述其勝異。另外在天竺寺寺志中，記載寺中有石面靈桃，寺中多石之特色，此亦被視為祥瑞物。

〈重榮檜〉

依《西湖遊覽志》記載：

> 重榮檜在光明懺堂後，隋朝所植，高數丈，大十圍，後為兵火所燎，至大中祥符間復茂。[78]

於下天竺寺的光明堂之後的重榮檜係栽植於隋代，但因蒙受戰爭的破壞而枯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遵式唱誦咒語而以水澆灌，使其復活。當時，遵式題詩刻於石上。[79]

〈石上梅〉

依《咸淳臨安志》記載：

---

77 《鐔津文集》卷 12，《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4 下 4-9。
78 《中國方志叢書》第 487 冊，《西湖遊覽志》2，卷 11，頁 381。
79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下。

在石門澗，或云在下天竺寺草堂前，慈雲法師詩：「梅有和羹實，龍無為雨心。」石上產梅。[80]

可得見遵式寫梅詩之兩句。

〈本腹內竹〉〈石面竹〉

筆者遍尋經籍，皆無留下相關記載。今年有幸四月造訪天竺寺，其寺後山，崖面石縫上皆可見竹生長，本腹內竹、石面竹從古自今，皆是天竺寺天然景物，非人為種植，因此被視為祥瑞物。

〈石面靈桃〉

依《咸淳臨安志》記載：

石面靈桃在翻經臺側，生石上，結實甚大，政和間，歸京師。[81]

此石面靈桃亦生於石上，與梅、竹同是奇特之物，被視為祥瑞物，它在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被移植到京城，不在天竺寺。

3. 東、西嶺草堂

依《鐔津文集》中記載：

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子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82]

80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30，山川 9，臥龍石，頁 4170 下。

81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80，寺觀 6，寺院，下竺靈山教寺，頁 4634 下。

遵式於仁宗天聖九年（1031）八月二十八日，搬進天竺寺的東嶺草堂內閉關隱遁，雖無相關東嶺草堂之詩文，卻留下一首〈西嶺草堂〉的詩：

昔人枕窮林，築室行真道。自後數百年，山邊惟蔓草。[83]

這首詩即刻在天竺寺的西嶺草堂，此草堂乃唐代律師道標和尚所建，[84] 清乾隆時此草堂尚存，[85] 今東、西嶺草堂已蕩然無存。

4. **天台觀**

〈遊天台觀〉
古觀春山下，尋幽似有期。瀑清冥坐久，峰好獨歸遲。
客嘯巢禽識，仙蹤藥叟知。我來無別趣，禪性盡相宜。[86]

關於此天台觀，依《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的山水門三中說：

丹霞小洞在縣西北一十五里，福聖觀東北，舊傳葛元鍊丹於此。有仙人拍手巖，唐知州柳沁於此修藥。今天台觀其所止也。[87]

又《記纂淵海》卷九中說：

---

82 《鐔津文集》卷 12，《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5 中 9-11。

83 《中國方志叢書》第 487 冊，《西湖遊覽志》卷 11，頁 380。

84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70，人物 11，方外，道標，頁 4528 上。

85 《欽定南巡盛典》卷 22，天章，詩，西嶺草堂：「西嶺草堂在法鏡寺」，頁 658-398 上。有關法鏡寺，詳見註 42。

86 《天台續集別編》卷 2，頁 1356-549 上。

87 《叢書集成續編》第 299 冊，《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山水門三，頁 488 上。

丹霞洞在天台觀東北，葛仙翁鍊丹處。[88]

由這些資料來推斷，可知天台觀位於浙江省天台縣西北。遵式何時遊天台觀？傳記中雖未明載，然可推測係遵式於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章郇公命僧正邀請遵式到四明景德寺講三個月的《摩訶止觀》之後，回東掖山之前，順路遊天台觀時所作之詩文。

5. 唱和之作

遵式與友人唱和之詩，現僅存六首。今就此六首來探討遵式的交友狀況。

（1）〈寄題丹丘梵才上人山居〉
禪家真隱處，翠谷倚城隍。
海近雲歸早，山孤鳥去長。
石當泉脈潤，風度柏枝香。
此地容吾否？中宵去意狂（一作忙）。[89]

關於梵才上人，《文恭集》卷二十九的〈臨海梵才大師真贊〉中記載：

訂正智者、慈恩二教，及同編釋教總錄三十卷，（天聖）七年書成，奏御賜紫方袍。未幾，歸臨海北山，掃淨名庵居之。[90]

在仁宗天聖七年（1029）梵才大師歸返臨海北山，居住在淨名庵。此詩題中之山居，應當指的是臨海縣北山。從遵式的詩中「禪家真隱處」可以得知，梵才上人應是禪師，遵式詩中流露拜訪之意，是否成行？其傳記中並

88　《記纂淵海》2，卷 9，郡縣部，台州，頁 706。
89　《天台續集別編》卷 2，頁 1356-549 下。
90　《叢書集成新編》60，《文恭集》卷 29 之〈臨海梵才大師真贊〉，頁 623 上。

無記載。

（2）〈贈智倫弟〉
溪竹擁疏簾，溪雲冷不厭。
千巖惟虎伴，一講許詩兼。
煮茗敲冰柱，看經就雪簷。
有時開靜戶，寒日下峰尖。[91]

遵式在〈武林山興聖院結界相序〉中，有提及沙門智倫：

沙門智倫公，考槃是院，多歷年所，以智者教為談柄，以彌陀觀為行門，請業之徒亦已眾矣。嘗念所居之地，未結界相，凡說戒自恣等，法無得而行焉，天聖六年戊辰，冬十一月三十日，集明解毗尼者，指垣墻定標，杙竹法以結之，既羯磨之有成，信劫燒之不壞。……遵式忝居南鄰，見託為序，故直筆其梗槩云耳。[92]

沙門智倫曾住持過興聖院多年，弘揚天台智者的教學為中心，以彌陀淨土的觀行為法門，來請益者甚多。在仁宗天聖六年（1028）於興聖院結界羯磨，要請住持在興聖院南鄰的遵式，為結界相作序。在〈贈智倫弟〉之詩題，遵式稱智倫為弟，可見兩人之交情甚深。

（3）〈寄丹丘鴻上人不出寺〉
小固山前一道人，不言生死不言真。
茅堂靜有朝端客，草履爛無門外塵。

---

91 《宋藝圃集》卷 22，頁 7。
92 《天竺別集》卷上，《續藏經》冊 101，頁 268 上 18-下 14。

銀漏滴殘猶在定，石花開盡始知春。
相思未得相尋去，空恨江頭多病身。[93]

此詩中之小固山，依《臨海縣志》記載：

在城內東南與大固山相望，高七十丈，周曰四里，亦以辛景得名。[94]

知此小固山位於臨海縣。而小固山上曾建有仁濟院[95]，是否為鴻上人所居？可惜沒有文獻可考！詩中「相思未得相尋去，空恨江頭多病身」流露出遵式對鴻上人的情意深厚，雖然苦相思念，因多病之身恨己無法尋訪之。

（4）〈酬伉上人〉
高臥清閒極，誰能更似君？
山光晴後見，瀑響夜深聞。
拾句書幽石，收茶踏亂雲。
江頭待無事，終學棄人群。[96]

此詩之伉上人亦無文獻可考，從「高臥清閒極，誰能更似君？」知其人乃隱居山中無事之僧人，依「江頭待無事，終學棄人群。」的詩句，可見遵式也有隱居之意，然因悲心重，未能棄人群而隱居。

---

93 《天台續集別編》卷 2，頁 1356-549 下。

94 《中國方志叢書》第 229 冊，《臨海縣志》1，卷 1，輿地志山川，小固山，頁 77。

95 《叢書集成續編》第 299 冊，《嘉定嘉定赤城志》卷 27：「仁濟院在縣南一里，小固山上，今廢。」頁 530 下。

96 《宋詩紀事》8，卷 91，頁 2012-2013。

（5）〈酬蘇屯田西湖韻〉
雨餘殘景照漁家，漁子鳴榔徹郡衙，
今夜相呼好垂釣，平湖新雨漲蒹葭 [97]

此詩乃遵式和蘇屯田之詩，描述西湖之景緻。蘇氏，其名為何？於文獻中並無記載。

（6）〈寄劉處士〉
度月阻相尋，應為苦雨吟。
井渾茶味失，地潤屐痕深。
鳥背長湖色，門閑古樹陰。
想君慵更甚，華髮晝方簪。[98]

依《宋史》記載：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虢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治平末卒。[99]

劉易是忻州人，今山西，號退安處士，卒年為英宗治平末（1066）。遵式此詩題之「劉處士」，是否為此人？依其卒年（1066）來推算，與遵式可說是同一時人。又依《宋稗類鈔》記載，劉易曾隱居於王屋山。[100] 此王屋山依

97 《宋詩紀事》8，卷 91，頁 2012。
98 同上註。
99 《宋史》卷 458，列傳 217，劉易，頁 13444。
100 詳見《宋稗類鈔》4，卷 8，鳥獸，處士劉易，頁 83。

《浙江通志》，它在杭州府臨安縣的北方六里處，高三十丈。[101] 至於劉易是那一年隱居於王屋山，因無文獻可考，不得而知。依此〈寄劉處士〉之內容，可以判斷當是劉易隱居時，遵式作此詩，寄贈給劉易的。

6. 其它

遵式除了以上已所引之詩作外，另有散見於志中之一、二句詩詞，如「丹井經臺接巖洞」[102]，「丹井」乃是鍊丹井[103]，「經臺」即是翻經臺，[104] 而「巖洞」乃指巖石室龍泓洞[105]。如「訪慧理之禪巖，弔客兒之山館」[106]，「禪巖」乃是理公巖[107]，「客兒」即客兒亭[108]。這些皆是天竺寺之景物。[109]

（二）弘法著述

遵式在天竺寺的弘法著述，可以分為興建伽藍、接引權貴、寫作著述、天台入藏等四部分來探討。

---

101 詳見《浙江通志》1，卷 10，山川 2，杭州府，臨安縣，王屋山，頁 279 上。

102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23，頁 4112 下。

103 鍊丹井在下天竺寺藏內院。詳見《咸淳臨安志》卷 23，山川 2，頁 4112 下。

104 翻經臺乃晉時謝靈運，在此將北本涅槃經翻為南本而得名。詳見《咸淳臨安志》卷 80，寺觀 6，頁 4635 上。

105 巖石室龍泓洞，在天竺山靈鷲院理公巖之北。詳見《咸淳臨安志》卷 23，山川 2，頁 4112 下。

106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23，山川 2，頁 4112 上。

107 理公巖在天竺山靈鷲院之右。詳見《咸淳臨安志》卷 23，山川 2，頁 4112 上。

108 客兒亭在靈隱山間，又名夢謝亭，晉時杜明師夜夢謝靈運相訪，果遂，因命名夢謝亭。詳見《咸淳臨安志》卷 23，山川 2，頁 4113 下。

109 詳見《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80，頁 4634 下。

1. 興建伽藍

（1）大殿

天禧四年（1020）王欽若與秦國夫人施財六百萬，興建大殿。[110]

（2）日觀菴

依據《佛祖統紀》卷十記載：「（天聖）六年（1028）……始於寺東建日觀菴，送想西方為往生之業。」[111] 遵式於仁宗天聖六年，在天竺寺東建造日觀菴。然而，若依《鐔津文集》：「祥符乙卯（1015）之歲……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菴。」[112] 遵式於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建造日觀菴。關於建造日觀庵的年代，遵式於《天竺別集》卷中的〈日觀銘並序〉說：「天禧四年太歲庚申春二月癸未朔十有三日乙未，耆闍飛來峰之南古天竺寺，宋沙門遵式於寺東嶺香林洞側造日觀庵成，乃題石作〈日觀銘〉。」[113] 據此，遵式應該是在真宗天禧四年（1020）於天竺寺之東，建造日觀菴，非天聖六年，也非大中祥符八年。

（3）山門廊宇

仁宗天聖四年（1026）諫議胡則施金，建造山門廊宇。[114]

---

110 詳見接引著述丞相王欽若。

111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中 11-14。

112 《鐔津文集》卷 12，《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4 上 4-下 10。

113 《天竺別集》卷中，《續藏經》冊 101，頁 291 上 9-12。

114 詳見接引著述諫議胡則。

（4）光明懺殿

依《佛祖統紀》卷十記載：

> 其建光明懺殿，每架一椽甃一甓，輒誦大悲咒七遍，以示聖法加被，不可沮壞之意。故建炎虜寇，積薪以焚，其屋儼然。暨方臘陳通之亂，三經寇火，皆不能熱，至今異國相傳，目為燒不著寺。[115]

遵式建光明懺殿時，誦念大悲咒，因有佛菩薩加持力，三次經歷寇火，皆不能燒，故有燒不著寺之稱。

（5）旃檀觀音像

太宗至道二年（996），遵式住持寶雲寺時，請來杭州的佛像匠師沈三郎，請他雕刻栴檀觀音像及自己頂戴的像，並撰寫了〈大悲觀音栴檀像記并十四願文〉，置入雕像之中。那時，佛像匠師誤折了觀音像的楊枝，遵式驚恐，用手接了過來，立即接合上去，完全未使用黏膠，神奇的是完好如初般地接合上。在此段傳記文後，作者志磐用小字注明「此像今在天竺懺殿」，[116] 得知遵式住持天竺寺時，此觀音像在志磐撰《佛祖統紀》時（1269），是安放在天竺寺的懺殿。

2. 接引權貴

（1）丞相王欽若

《佛祖統紀》卷十記載：

---

115 詳見《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下 24-29。

116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中 17。

> （天禧）三年，丞相王文穆公撫杭名欽若，相真宗，首率僚屬訪師山中，請講《法華》及心佛眾生三法如義。才辯清發，衣冠為之屬目。公對眾嗟賞曰：「此道未始聞，此人未始見也。」別集中有講題師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陳於公。[117]

王欽若在真宗天禧三年（1019），率領所屬官員們，到天竺寺參訪，要請遵式為他們講說《法華經》與三法無差別。於是遵式為王欽若詳細解說天台宗教學的本末，這從收錄於《天竺別集》卷下的〈為王丞相欽若講法華經題〉可以明白。再者，同卷中說：

> 四年，公為奏錫天竺舊名，復其寺為教，而親為書額。復與秦國夫人施財六百萬以建大殿。[118]

王欽若於天禧四年（1020），上奏真宗皇帝，將靈山寺回復為舊名天竺寺，一獲得准許，就親自書寫天竺寺的寺額，並與秦國夫人一起布施六百萬錢，建造天竺寺的大殿。此外，王欽若曾以書信向遵式請問天台教法，由收錄於《天竺別集》卷下的〈答王丞相欽若問天台教書〉中得知。同卷又說：

> 師以智者昔於天台江上護生事白於公，因奏請西湖為放生池，為主上祝壽。[119]

王欽若從遵式處，聽聞到天台智者大師，往昔救護有情之事，為了祝禱皇帝長壽，向皇帝真宗奏請西湖為放生池，獲得准許。

依《淳祐臨安志》卷十的西湖條下記述：

---

117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上 3-8。
118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上 8-10。
119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上 15-16。

> 國朝天禧四年，郡守王公欽若奏乞為祝聖放生池，禁止採捕。[120]

又《西湖志纂》卷十一，藝文的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中申說：

> （前略）臣愚無知，竊謁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甲以百萬計，皆西向稽首，仰祝萬壽。若一旦湮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枯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廢者一也。[121]

西湖成為放生池，禁止捕魚、鳥，以為皇帝添壽為由，實乃救護有情之悲心。此外，《佛祖統紀》又說：

> 後文穆尹應天府，因微疾，夢與師會，疾即除愈，遂奉書道其事。及移鎮江寧昇用，迓師府舍，朝夕問法，一留三月。因為著〈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心要偈〉。[122]

王欽若曾在夢中與遵式相會後，疾病即獲得痊癒的奇蹟；遵式曾為王欽若撰述〈十法界觀心圖注〉及〈南岳心要偈〉，惜此兩篇已亡佚，無可考。今可見《天竺別集》卷中，收錄了〈圓頓觀心十法界圖〉及〈上王丞相欽若十界心圖頌〉兩篇。王欽若在仁宗天聖元年（1023）九月十五日書寫〈圓頓觀心十法界圖序〉，述說遵式為自己撰寫該圖之事。[123] 又同卷中說：

---

120 《宋元地方志叢書》8，《淳祐臨安志》卷 10，西湖，頁 4934 下。

121 《四庫全書》史部 11，地理類 6，《西湖志纂》卷 11。

122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上 17-20。

123 〈圓頓觀心十法界圖序〉中說：「慈雲法師示我以觀心之圖，研味法喜，心乎不忘，置諸座隅，足以自警，而未見兼人之益，乃復命工形諸篆刻，用廣流行，庶幾乎，仰承於師志也。」詳見《天竺別集》卷中。《續藏經》冊 101，頁 271 上 8-11。

會乾元即，公以其道聞於上，乃賜慈雲之號。[124]

真宗乾興元年（1022），王欽若向皇帝稟奏遵式之道，皇帝賜與遵式「慈雲」的名號。王欽若亦應遵式之要求，為天台教部入藏之事而上奏，事未成即逝世。[125]

（2）侍郎馬亮

《佛祖統紀》卷十記載：

天禧元年，侍郎馬亮守錢唐，雅尚淨業，造師問道。師為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略傳》。[126]

真宗天禧元年（1017），遵式為侍郎馬亮撰述了《淨土行願法門》[127] 與《淨土略傳》[128]。然而，〈行業曲記〉中卻記載：

祥符之九年……宮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為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129]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遵式為馬亮撰述《淨土決疑論》，並未提及《淨土略傳》。依《咸淳臨安志》卷四十六：

---

124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上 20-21。

125 詳見後文。

126 《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7 下 29-208 上 2。

127 《淨土行願法門》又名《淨土決疑論》，全名稱為《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詳見《大正藏》冊 47，第 1968 號，頁 144-148。

128 此書已亡佚，只有序存之。詳見《天竺別集》卷中，〈往生西方略新序〉。《續藏經》冊 101，頁 269 上 9。

129 《鐔津文集》卷 12，《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4 下 11-18。

>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九月己酉，自知昇州移知，丁卯詔如聞杭州。[130]

又同卷：

> 天禧元年丁巳，亮改工部侍郎，知廬州。[131]

得知馬亮自大中祥符九年（1016）至天禧元年（1017）任杭州知州。依據以上引文，馬亮在大中祥符九年任杭州知州之時，遵式為他撰述了《淨土行願法門》。《淨土略傳》有可能是在天禧元年，馬亮離開杭州移任廬州之前，遵式為他撰述此書。

（3）諫議胡則

《佛祖統紀》卷十記載：

> 天聖四年，諫議胡則守郡，屢入山問道，欣領法要，為施金造山門廊宇。[132]

又《淳祐臨安志》卷三：

> 天聖四年戊午，……；胡則為諫議大夫，知杭州。[133]

得知胡則在天聖四年（1026）任杭州知州時，多次向遵式問法要，並捐贈金兩給天竺寺，以建造山門廊宇。

---

130 《宋元地方志叢書》，《咸淳臨安志》卷 46，頁 4299 下。

131 同上註。

132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中 8-9。

133 《宋元地方志叢書》8，《乾道臨安志》卷 3，牧守，胡則，頁 4853 下。

胡則死後，范仲淹為他撰寫墓誌銘，收錄於《范文正集》卷十二的〈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其中記載：

>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134]

胡則逝世於仁宗寶元二年（1039）六月十八日，埋葬在錢塘縣的履泰鄉龍井源。此埋葬之地，依《西湖志纂》卷五的顯應廟條下說：

> 在風篁嶺。《西湖遊覽志》：宋時以祀郡守胡則、真宗、仁宗廟。則再守杭州，有惠政，退老西湖，卒葬於此。數見靈異，因立廟祀之。[135]

胡則成為顯應廟神之事。又依《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二的顯應廟條下說：

> 在風篁嶺龍井衍慶寺側。神姓胡名則，婺之永泰人。天聖丙寅，明道癸酉，嘗再守杭，有惠政，在郡時獨無潮患。以兵部侍郎致仕，葬錢塘龍井山中。建元間方寇猖獗，眾永康方岩。山賊夜夢紫袍金帶神人現赤幟於空中，隨就勦滅。朝廷褒嘉，為建廟，封顯靈侯。自後累加封龍井墳，賜顯應，墓神之赫靈著於方岩。[136]

其中詳細記載胡則死後，為朝廷封為顯靈侯的異事。

---

134 《范文正公集》卷 12，頁 101。

135 《西湖志纂》1，卷 5，南山勝蹟中，頁 358。

136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72，祠祀 2，頁 4549 下。

（4）職方崔育才

《佛祖統紀》卷十記載：

> 職方郎中崔育才問施食之道，師為〈觀想〉一篇。[137]

遵式為崔育才撰述〈施食觀想〉。此〈施食觀想〉收錄於《金園集》卷中。有關崔育才之事蹟，依《咸淳臨安志》卷六十記載：

> 仁和職方員外郎崔光禰、崔育才，舊志列在八行崔共之前，然育才捨鹽橋住宅為靈隱院，實在天聖九年，今列於此。[138]

崔育才於仁宗天聖九年（1031），布施鹽橋的自宅作為靈隱院。其它相關傳記，則無可考。

3. 寫作著述

遵式一生的著作，除了上述之外，其他各部的撰述年代、書名、所收或所藏處、署名標示，列表如下：

西曆紀元	年齡	書名	現存所屬	署名標記	備註
995	三二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續藏經》101 卷		收於《金園集》卷上
996	三三	〈念佛三昧詩并序〉	《續藏經》101 卷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999	三六	〈大悲觀音栴檀像記并十四願文〉	《續藏經》101 卷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1001	三八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大正藏》46 卷	宋東山沙門遵式始於天台國清集於四明大雷山蘭若再治	

137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上 2-3。

138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60，人物 1，頁 4436 上。

西曆紀元	年齡	書名	現存所屬	署名標記	備註
1006	四三	〈野廟誌〉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下
1007	四四	〈三衣辨惑篇〉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下
1013	五十	〈授學崇矩論師計請講辭〉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1015	五二	《往生淨土懺願儀》	《大正藏》46 冊	沙門遵式輒采大本《無量壽經》，及《稱讚淨土》等諸大乘經，集此方法流布諸後，普結淨緣。	
1016	五三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大正藏》47 冊	宋耆山沙門遵式述	
1016	五三	〈往生西方略傳新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1017	五四	〈施食觀想答崔育材職方所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中
1019	五六	〈為王丞相講法華經題〉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1020	五七	〈答王丞相欽若問天台教書〉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1020	五七	〈日觀銘〉（慎箴附）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1022	五九	《圓頓觀心十法界圖》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1022	五九	〈上王丞相欽若十法界心圖頌〉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1022	五九	〈遐榻銘并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1022	五九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	《大正藏》46 冊	宋天台東掖山沙門遵式集	
1024	六一	《天台教隨函目錄并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1024	六一	〈普賢觀經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1024	六一	〈釋重頌〉	《大正藏》34 冊	宋天竺寺沙門遵式述	收於《觀音義記疏》卷四
1024	六一	〈釋普門品重頌〉	《續藏經》55 冊	宋天竺寺沙門遵式述	

西曆紀元	年齡	書名	現存所屬	署名標記	備註
1028	六五	〈武林山興聖院結界相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1028	六五	〈天竺寺僧思悟遺身贊并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1028	六五	〈祭四明法智大師文〉	《大正藏》46 冊	維天聖六年歲次戊辰正月丁酉朔某日，杭州天竺同門法弟慈雲大師遵式	收於《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七
1028	六五	〈悼四明法智大師詩(并序)〉	《大正藏》46 冊	同上	同上
1029	六六	《天台教觀目錄并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1030	六七	〈天竺寺十方住持儀〉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撰述年代不明者一覽表

西曆紀元	年齡	書名	現存所屬	署名的標明	備註
		〈南嶽禪師止觀序〉	《大正藏》46 冊	天竺寺沙門遵式述	
		〈光明玄當體章問答偈〉	《大正藏》46 冊	慈雲懺主問四明法師答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大正藏》46 冊	宋天竺寺慈雲大師遵式述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大正藏》46 冊	宋天竺寺傳天台教觀沙門遵式撰	
		〈印施彌陀經正信發願偈行儀〉	《續藏經》128 冊		收於《西歸行儀》
		〈往生淨土十念法門〉	《續藏經》128 冊	天竺慈雲大師述	收於《西歸行儀》
		〈施食法式〉	《續藏經》101 冊	天竺沙門遵式述	
		《授菩薩戒儀式十科》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上
		〈授五戒法〉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上

		〈示人念佛方法并悔願文〉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上
		〈放生慈濟法門并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中
		〈梁朝高僧放生文〉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中
		〈施食正名〉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中
		〈施食法〉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中
		〈施食文〉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中
		〈誡酒肉慈慧法門并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下
		〈誡五辛篇〉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下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中誡勸檀越文〉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下
		〈改祭修齋疏文〉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下
		〈改祭修齋決疑頌并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金園集》卷下
		〈金剛般若經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救拔燄口經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阿彌陀經勸持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南嶽禪師止觀後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六妙門後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方等三昧行法序〉	《日續藏》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法華三昧儀勘定元本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天台祖承記〉(事出付法藏傳)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上玉宸供奉黃元吉進天台教部隨函目錄手狀〉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指要鈔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上
		〈觀世音菩薩除七難感應傳〉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依修多羅立往生正信偈〉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釋華嚴經賢首菩薩讚佛偈〉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十六觀經頌〉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為檀越寫《彌陀經》正信偈發願文〉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中
		〈摩訶止觀義題〉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答王知縣書〉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千頃院眾請淨知大師開講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請沈三郎雕大悲香像疏〉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誡弟子本融闍梨〉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承天曉闍梨真贊〉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囑弟子哀送〉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書紳〉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別立眾制〉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凡入浴室略知十事〉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纂示上廁方法〉	《續藏經》101 冊		收於《天竺別集》卷下
		〈往生淨土繫緣門〉	《續藏經》110 冊	慈雲大師	《淨土神珠》
		〈往生淨土懺願儀序〉	《續藏經》107 冊	慈雲大師	《樂邦文類》
		〈晨朝十念法〉	《大正藏》47 冊	天竺懺主遵式	《樂邦文類》
		〈念佛方法〉	《大正藏》47 冊	天竺懺主遵式	《樂邦文類》
		〈校量念佛功德〉	《大正藏》47 冊	天竺懺主遵式	《樂邦文類》
		〈往生坐禪觀法〉	《大正藏》47 冊	天竺懺主遵式	《樂邦文類》
		〈念佛懺悔發願文〉	《大正藏》47 冊	天竺懺主遵式	《樂邦文類》

		《天台四教儀集註玄譚》	寫本（龍大）		日本龍谷大學所收
		《觀音懺法註》	戒光院		日本
		《肇論疏科文》	《續藏經》96 冊	姑蘇堯峰蘭若沙門遵式排定	非慈雲遵式之作，恐為圓義遵式所作
		《注肇論疏》	《續藏經》96 冊	姑蘇堯峰蘭若沙門遵式述	非慈雲遵式之作，恐為圓義遵式所作

遵式的文集中的《金園集》和《天竺別集》二集是在遵式圓寂之後經一百二十年，由五代法孫慧觀將詩、序、文等編纂而成者，此二集是研究遵式的重要資料。

撰述年代不明的著作中的《肇論疏科文》及《注肇論疏》的署名作「姑蘇堯峰蘭若沙門遵式」。若將這個署名與其他的遵式的著作加以對照，畢竟很難把這二本說成他的著作。在研究之中得知有另一位活躍於慈雲遵式圓寂約四十年後的同名人士。清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董世寧編纂的《烏青鎮志》卷三十五有云：

> 遵式字師道，長洲之顧氏。熙寧間，湖州烏墩鎮改壽聖教院為禪剎，大守塔坰，請師開山住持。……後張公敦禮奏賜圓義之號。……今之談《肇論》者，以師為指南云。[139]

此處述說的遵式的字是師道，出身為長洲（江蘇省蘇州市郊外）的顧氏。熙寧年間（1068-1077）湖洲烏墩（浙江省同鄉市烏墩鎮）的壽聖教院改為禪院之際，被禮請為開山住持。如此一來，《肇論疏科文》及《注肇論疏》應是圓義遵式的著作。

遵式的著作之中《天台四教儀集註玄譚》寫本，現今被收藏於日本龍谷大學，《觀音懺法註》亦被收藏於日本戒光院，此二本筆者未能親見，待有因緣再研究介紹之。

---

139 參照吉田剛氏，〈宋代における《肇論》の受容形態について〉，頁 99-102。

4. 天台入藏

中國自唐末直到五代，戰亂不斷，導致許多典籍散軼，文化一時倒退。因此，再度統一中國的宋代，力圖復興文化，到處從事典籍、書冊的蒐集。在宋太祖的敕命下，「北宋官版」和「蜀版」的大藏經，於太祖開寶五年（972）開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完成，並在各地大寺院皆有放置。[140] 而遵式一生中特別留心於天台教籍的蒐集、整理與流布，當他發現「北宋官版」和「蜀版」的大藏經之中，並無天台教部，即發起天台入藏之運動，因此對天台宗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當時的宋代，因為佛典多有缺欠，頗多是從日本獲得典籍，來補充之。在北宋時期，入宋的日本僧人寂照（？-1034），於真宗咸平六年（1003）帶來宋代佚失的典籍《大乘止觀法門》四卷[141] 以及《方等三昧行法》一卷[142]，遵式很快地予以刊行，並於仁宗天聖三年（1025）委請王欽若上奏，將天台教部編入大藏經，雖然王欽若不久後逝世，但遵式的入藏運動並未中止，終於在天聖四年（1026）得到了敕許。遵式收納天台三師著作二百三十九卷，題名為〈天台教觀目錄並序〉[143]，於天聖七年（1029）刻於石上。其序文記載：

> 自三師之外，唐宋已還，宗山家者述作頗眾，既未辨其詳略，不敢輒預。即日本送到目錄，非三師所述，皆所不取。[144]

智顗、灌頂、湛然三師以外的山家派著作，以及日本送來的目錄中不是三師所著作者，皆不收入這本目錄。由此可以推論，從日本送來的天台教觀目錄是存在的，並可從中得知日本存有哪些天台典籍？實際上，可以在該

140　詳見水野弘元著，劉欣如譯，《佛典成立史》，頁 219-220。

141　《大乘止觀法門》，《大正藏》冊 46，第 1924 號，頁 641 上 1-664 上 28。

142　《方等三昧行法》，《大正藏》冊 46，第 1940 號，頁 943 上 1-949 上 10。

143　《天竺別集》卷上，《續藏經》冊 101，頁 256 上 8。

144　《續藏經》冊 101，頁 261 下 2-4。

目錄中的《仁王般若疏》二卷的下方，注記著「今在日本國」等五個字來證明。雖然現在對於這部從日本送來的天台教觀目錄所知不多，但依〈天台教隨函目錄并序〉上記載：

> 唐時有日本國僧最澄，多取教典往於彼國，惜乎諸說今無得而聞焉。[145]

可以判斷日本最澄，在唐代帶去了不少佛教教典。而今日僅見收錄在大正藏經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146] 與《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147] 兩目錄。另有一位日本僧圓珍，入唐求法時，亦攜帶了不少經籍回日。[148] 寂照攜來者，是最澄的或是圓珍的目錄，或是另有其人，亦無法確認。今將遵式的〈天台教觀目錄〉與最澄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圓珍的諸目錄列表對照之，嘗試是否可以尋出一些蛛絲馬跡。(附表二) 從表中可以得出，遵式的目錄中，最澄的目錄收錄的經典多過於圓珍的目錄，不過也有六部最澄未收錄而圓珍收錄的。其中亦有二十部，兩者皆未收錄的經籍？可能就是當時遵式自己所蒐集的天台教部，有的只是僅存題名而已。

依據遵式的〈天台教觀目錄〉，得知當時編入藏者，有智顗的著作二十三部七十六卷，灌頂的著作五部二十卷，以及湛然的著作八部四十九卷，共計三十六部一百四十五卷。遵式再為得以入藏之教部，撰〈天台教隨函目錄并序〉，其序中有云：

---

145 《續藏經》冊 101，頁 266 下 6-7。

146 《大正藏》冊 55，第 2159 號，頁 1055 上 1-1058 上 23。

147 《大正藏》冊 55，第 2160 號，頁 1058 中 1-1060 中 10。

148 圓珍入唐求得典籍之目錄，收錄於《大正藏》冊 55 者一共有五種：一、開元寺求經疏記等目錄；二、福州溫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三、青龍寺求法目錄；四、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五、智證大師請來目錄。頁 1092 上-1107 下。

> 此教各有部帙相扶者，有卷軸別伸者。若編之非次，則讀者難明。今總而錄之，各從其類，仍於題目之下，粗述其意，俾發函展卷，與記文對看。如《法華玄義》須對《釋籤》，他皆放此。[149]

說明撰〈天台教隨函目錄并序〉之原由。

天台入藏之運動，另有遵式的弟子思悟，以燃身來祈願入藏成功之事蹟。依《釋門正統》卷五：

> 徐姓，錢塘人。幼出家，欣慈院受具。好遊講席。每誦呪時，身出舍利，所供像亦如之，求者如市。天聖三年，屬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求入大藏，王丞相擬達天聽，師曰：「此非常事也，小子將助矣。」乃繪千手像，誦大悲呪，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公薨，益精進，無廢日暮，越歲，克如志焉。八月二十一日答前誓，薪盡屍在，袈裟覆體，儼如其生，眾咸異之。慈雲再積香木焚之，久乃方壞，舍利無數，三歲之後，信者尚獲。慈雲以贊刻石，曰：「悟也吾徒，荷法捐軀；其燄赫赫，其樂愉愉。逮火將滅，儼如加趺；逮骨後碎，粲如圓珠。信古應有，今也則無；芳年三十，真哉丈夫！」[150]

《佛祖統紀》卷十一中也有相同的文章。[151] 敘說思悟是錢塘人氏，年幼之時出家，於欣慈院受具足戒。只要他一唱誦陀羅尼，自身及所供養的佛像都會生出舍利，而求索舍利的人很多。仁宗天聖三年（1025），在他三十歲時，思悟希望智者大師的天台教部，納入大藏經之事，能夠圓滿實現，便

---

149 《天竺別集》卷上，《續藏經》冊 101，頁 264 上 15-18。

150 《釋門正統》卷 5。《續藏經》冊 130，頁 838 上 6-16。

151 《佛祖統紀》卷 11，《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10 中。

立誓焚身祈願。天聖四年（1026）[152] 八月二十一日，他履行誓願焚身，然而薪木燒盡，思悟的身軀依然如活著一樣，眾人皆稱奇。於是遵式再度焚燒思悟的身軀，結果生出許多舍利。遵式將此不可思議的事蹟，作成贊歌，刻於石上。這首贊歌及序文，收錄於《天竺別集》[153] 中。而思悟的墳墓，依《咸淳臨安志》卷七十記載：

> 今其塚在觀堂香林洞之左。[154]

在觀堂香林洞（天竺寺內）的左方。

（三）付囑謝緣

仁宗天聖九年（1031）遵式於天竺寺講《淨名經》。突然告訴弟子們：「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荊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終於此講也。」[155] 他知道自己圓寂已近，便向眾人訣別：

> 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為意，今付講席，宜從吾志。[156]

於是指定祖韶為自己的繼承人。《佛祖統紀》卷十一記載：

> 法師祖韶，天台劉氏，賜號明智。十九通《法華》。得度入東掖參慈雲，得其奧旨。既而侍師遷靈山，居第一座。慈雲將居草

---

152 《釋門正統》之中，雖未標出年代，依據遵式所撰《天竺別集》卷下〈宋錢唐天竺寺僧思悟遺身贊並序〉之序中有明言之。《續藏經》冊 101，頁 305 上 1。

153 《天竺別集》卷下。《續藏經》冊 101，頁 305 上。

154 《宋元地方志叢書》7，《咸淳臨安志》卷 70，人物 11，頁 4530 下。

155 詳見《鐔津文集》，《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5 中 2-4。

156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中 17-18。

> 堂，謂師曰：「汝當往代本如居能仁，而俾之來繼此山。」師即著草屨，欣然而行。至江濱呼其回，曰：「吾試汝耳！汝當竟住此山。」師既奉命，一遵成規。[157]

祖韶是遵式在靈山（天竺寺）的首座弟子，遵式為試其道心，假命其往邀住持於能仁寺的本如，來繼承天竺寺，祖韶欣然往邀，遵式知其德厚，圓寂前指定祖韶作為自己的後繼者，〈行業曲記〉記載：

> 命其高弟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158]

遵式付囑傳人後，即作〈謝三緣詩〉謝絕徒屬、賓友、筆硯，[159] 並命刻於石上以示人，惜此石、詩今皆不存。

同年八月二十八日遷入寺內東嶺草堂，[160] 明年仁宗明道元年（1032）十月八日示疾，不用醫藥，乃命人取來自己唱和過晉代劉遺民〈晦迹詩〉之詩，並改寫其結句：「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更命人將其刻於崖上。[161] 九日，知己時日將近，乃聚集徒眾說法勉勵之。十日命弟子請出阿彌陀佛像，做臨終的準備。然而，弟子們希望遵式長住在世，請來觀音像，求遵式住世，於是遵式就以炷香祝禱說：「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162] 弟子們問遵式

---

157 詳見《佛祖統紀》卷 11，《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10 上 12-18。

158 詳見《鐔津文集》，《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5 中 7-8。

159 詳見《鐔津文集》，《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5 中。

160 詳見前文。

161 〈行業曲記〉中記載：「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5。

162 《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中 24-26。

將歸於何處？遵式答為常寂光淨土。[163] 深夜，遵式安詳地端坐著圓寂。圓寂之夜，山中的民眾見到大星隕落於靈鷲峰，並有紅光發自天竺寺之前。弟子們遵其所囑，將靈體置放遐榻。[164] 圓寂後七日，容貌依然栩栩如生，完潔如平日。明道二年（1033）二月四日，葬於天竺寺東的月桂峰下。

四、天台入藏疑義辨析

（一）寂照入宋年代考

依《方等三昧行法》的序文記載：

> 山門教卷自唐季多流外國，或尚存目錄而莫見其文，學者思之，渺隔滄海。[165]

遵式感嘆唐代典籍流出海外，只存目錄而不見其文，欲見文而學者，惟有隔海而興歎之。日本僧人寂照（？-1034），於真宗咸平六年（1003）帶來宋代佚失的典籍《大乘止觀法門》四卷以及《方等三昧行法》一卷，遵式得到後，即刻給予刊行，可以想見遵式當時興奮之心境。

依〈南嶽禪師止觀後序〉說：

> 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汎諸夏。既登鄮嶺，解箧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即朱公頔冠首序，出俸錢模板，廣而行之。[166]

---

163 同上註，頁 208 中 26-27。

164 詳見前文瑞光塔。

165 《天竺別集》卷上。《續藏經》冊 101，頁 259 下 18-260 上 1。

166 《續藏經》冊 101，頁 259 下 3-6。

依此處遵式之記載，寂照入宋乃「咸平三祀」。可是他又在《方等三昧行法》的序文中說：

> 《方等三昧行法》者，皇宋咸平六祀，日本僧寂照等賫至。[167]

此處明載「咸平六祀」。此年代之矛盾，究竟寂照入宋年代為何？

又，記載寂照入宋年代的《佛祖統紀》卷十二說：

> 法師源信，日本國十大禪師也。咸平六年，遣其徒寂照持教義二十七問，詣南湖求決。法智為其一一答釋，照欣領歸國。信大服其說，西向禮謝。[168]

此處明言寂照入宋的年代是咸平六年。又《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四〈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卷首說：

> 皇宋咸平六年癸卯歲，日本國僧寂照等齎到彼國天台山源信禪師於天台教門致相違問目二十七條，四明傳教沙門知禮憑教略答，隨問書之。[169]

此處記載的年代亦是咸平六年。因此可以斷言寂照入宋年代為咸平六年，非咸平三年，遵式撰〈南嶽禪師止觀後序〉時筆誤，錯將咸平六年寫為咸平三年。

寂照入宋時，受日本僧源信[170] 之委託，向四明知禮（960-1028）請問天台宗的二十七條疑義。依《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四〈答日本國師二十七

---

167 《天竺別集》卷上，《續藏經》冊 101，頁 260 上 1-2。

168 《佛祖統紀》卷 12，《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16 中 19-22。

169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4，《大正藏》冊 46，第 1937 號，頁 885 中 27-下 1。

170 源信，日本天台宗僧侶，西元 942-1017 年。詳見《淨土宗大辭典》，頁 384。

問〉於其書信之前則有：

> 天台宗疑問二十七條，恭投函丈，伏冀垂慈，一一伸釋，不勝至幸。
>
> 日本國天台山楞嚴院法橋上士位　內供奉十大禪師　源信　上[171]

知禮對寂照以上賓之禮款待，接著就源信的疑問一一給予解答。之後，雖然寂照有將此帶回日本的預定計劃，但由於三司使丁謂的挽留，只好由其他弟子送回，自己終其一生，都未再回日本。[172] 當時，跟隨寂照一同入宋者似乎有七人。依《宋史》卷四百九十一的日本國條下記載：

> 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173]

七人之中的四位是元燈、念救、覺因、明蓮等人，[174] 另外三人則無法得知。

另外，寂照的渡航目的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公派性質。他在渡海後於景德元年（1004）獲准謁見宋真宗，獻上藤原道長所託付的阿彌陀佛像、紺紙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等。真宗極為歡喜，賜寂照紫衣。此事可由《佛祖統紀》卷四十四得知：

---

171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4，《大正藏》冊 46，第 1937 號，頁 885 下 3-6。

172 《吳郡圖經續記》卷中：「普門禪院在報恩寺旁，景德中日本僧寂照，號圓通大師來貢，京師上召賜紫衣束帛，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丁晉公時為三司使，為言姑蘇山水奇秀，寂照願留吳門，遂居此院，朝宰諸公並作詩送之，刻石院中。」頁 21-22。

173 新校本《宋史》卷 491，列傳 250，外國七，日本國，頁 14136。

174 《國史大系》十一，《日本紀略》後篇十二，長和四年五月七日條下說：「七日丙戌，入唐僧寂昭、元燈、念救、覺因、明蓮等五人度緣請印，撰能書，以白色紙書之，以朱砂捺印，可渡大宋之故也。」頁 235。

> 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175]

真宗更任命寂照為蘇州僧錄司，圓寂後賜號圓通大師。[176] 總而言之，寂照在真宗咸平六年，帶著《大乘止觀法門》及《方等三昧行法》二書來到了中國，是可以確認的。而所帶的目錄是何種？則無法確認，待日後有更進一步地資料入手，擬再研究之。

（二）天台入藏年代考

入藏運動年代的記載，對照各版本後，發現皆有出入，茲針對此問題再深入給與探究。

《佛祖統紀》卷十：

> 乾興元年……因奏天台教文入大藏，事未行而公薨。天聖元年仁宗內臣楊懷古降香入山，敬師道德，復為奏之。明年始得旨入藏。[177]

此處記載真宗乾興元年（1022），王欽若將遵式的天台教文入大藏之願上奏，事未行成，王欽若即逝世。在〈行業曲記〉中：

> 乾興中……，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楊遂奏之。[178]

---

175 《佛祖統紀》卷 44，《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402 下 16-17。
176 新校本《宋史》卷 491，列傳 250，外國七，日本國，頁 14136。
177 《佛祖統紀》卷 10，《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上 21-27。
178 《鐔津文集》卷 12，《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頁 715 上 15-19。

記載的年代與《佛祖統紀》相同，僅內臣「楊懷古」與「楊懷吉」一字有異，經查詢《宋史》[179]、《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180]、《續資治通鑑長編》[181]、《續資治通鑑後編》[182] 等，得知北宋真宗天禧四年有位「內殿承制楊懷吉」，應是此人無異。因此可以斷定《佛祖統紀》的「楊懷古」當是「楊懷吉」的筆誤。依《佛祖統紀》王欽若應當死於真宗乾興元年（1022）或仁宗天聖元年（1023），然而依〈圓頓觀心十法界圖〉之序後題著：

> 皇宋天聖元年九月既望太原王欽若序[183]

王欽若在天聖元年（1023）九月十五日，為〈圓頓觀心十法界圖〉作序文，可以判斷王欽若絕非死於乾興元年。又依據《宋史》本紀卷九·仁宗·天聖三年條下：「十一月戊申，王欽若卒。」[184] 知道王欽若正確的卒年應當是天聖三年十一月，並非天聖元年。以上可以得知，天台入藏之願，一共有兩次上奏書，第一次是乾興元年王欽若上奏，第二次是天聖元年楊懷吉上奏。然而在遵式的弟子思悟傳中：

> 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將聞之朝。……。明年，得旨，師喜甚。[185]

同是志磐所撰之《佛祖統紀》，記載的王欽若上奏年代，一是乾興元年、一

---

179 新校本《宋史》卷 466，列傳 225，宦者一，周懷政，頁 13615。

180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3，卷 61，真宗，天禧四年，頁 473。

181 《文淵閣四庫全書》，《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9，頁 315-262 上、卷九十四，頁 315-465 下、卷九十六，頁 315-493 下。

182 《文淵閣四庫全書》，《續資治通鑑後編》，卷 34，宋紀，天禧四年，甲戌，頁 342-445。

183 《天竺別集》卷中，《續藏經》冊 101，頁 271 上 12。

184 新校本《宋史》本紀．卷 9．仁宗．天聖三年，頁 181。

185 《佛祖統紀》卷 11，《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10 中 13-18。

是天聖三年，到底何者為是？依遵式親撰的《天竺別集》〈宋錢唐天竺寺僧思悟遺身贊并序〉：

> 思悟法生之子也。天聖三年春，屬予以智者教，求冢宰王公欽若，聞于上天，編次大藏。……事未行王公薨，悟乃益勤，無荒棄蚤莫。明年既遂。[186]

遵式於天聖三年春，求王欽若上奏之事，乃思悟之要求，同年王欽若逝世。明年入藏即成。此中記載王欽若卒年與《宋史》記載吻合，應當可以判斷王欽若上奏之年應為天聖三年，乾興元年應屬筆誤，而獲准入藏應是天聖四年。

在《佛祖統紀》與《鐔津文集》〈行業曲記〉中記載，王欽若逝世，入藏未成，遵式才再次要求楊懷吉上奏，其上奏年代在天聖元年，如果王欽若逝世後才再上奏屬實，則年應是天聖三年十一月以後，楊懷吉於天聖元年上奏之事，就值得懷疑了。然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五記載：

> 天禧中……崇勳及楊懷古，誣告被誅。今懷古雖死，而崇勳尚居將相，乞正其事，以慰幽魂。[187]

此處的「楊懷古」，前文已詳述過，應是「楊懷吉」。[188] 在真宗天禧年間（1017-1021）即被誣告身亡，不可能會在仁宗天聖元年（1023）為天台入藏而上奏，再則遵式親撰的〈天台教隨函目錄并序〉中，只提到王欽若及黃元吉兩人，並無絲毫筆墨言及楊懷吉，因此《佛祖統紀》與《鐔津文集》

---

186 《天竺別集》卷下，《續藏經》冊 101，頁 305 上 2-6。

187 《文淵閣四庫全書》，《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15，仁宗，景祐元年，秋七月，頁 315-766 下。

188 同是《續資治通鑑長編》一書中，如註 175 多處記載皆是「楊懷吉」，唯有此一處作「楊懷古」，顯然當是筆誤。

〈行業曲記〉中，記載的此段楊懷吉之事蹟可以斷定是筆誤。在〈天台教隨函目錄并序〉中云：

> 天禧三年，會相國太原王欽若，出鎮錢唐。因以宿志，聞于黃閣，遂許陳奏，事未果行，翛焉薨逝。天聖紀號，幹當玉宸殿高班黃元吉，以茲法利，上聞天聽。[189]

此處記載真宗天禧三年王欽若來到杭州，[190] 而上奏時間，並未明言。如果解讀為上奏時間亦是天禧三年，即與傳記矛盾。王欽若以丞相之身為何來到杭州？依《宋史》王欽若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191]，惜年號並未標明。在《資治通鑑後編》、《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宰輔編年錄》等，[192] 皆標明「天禧三年六月甲午」，因此可以斷定天禧三年為王欽若來杭州之年，非上奏書之年。到了天聖年中，黃元吉將入藏之願上奏皇帝，此處即言明，上奏者為黃元吉，[193] 年代為天聖年中，並無標明幾年。又遵式撰有《上玉宸供養黃元吉進天台教部隨函目錄手狀》，可以證明第二次上奏者，為黃元吉非楊懷吉。可知《佛祖統紀》的作者志磐，在參考契嵩的〈行業曲記〉時，不查有誤而延襲之。在《上玉宸供養黃元吉進天台教部隨函目錄手狀》中，遵式未記載年代，如果以王欽若逝世年來推算，應當是天聖三年十一月至天聖四年之間，黃元吉將天台入藏之願上奏，並於天聖四年獲准

---

189 《天竺別集》卷上，《續藏經》冊 101，頁 264 上 10-13。

190 此段史實與《佛祖統紀》卷 10 中記載吻合：「天禧三年，丞相王文穆公撫浙名欽若相真宗，首率僚屬訪師山中。」《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208 上 3-4。

191 新校本《宋史》卷 283，列傳 42，王欽若，頁 9562。

192 《文淵閣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後編》卷三十三，宋紀三十三，天禧三年，頁 342-435。《文淵閣四庫全書》，《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三，真宗，天禧三年，甲午，頁 315-460 下。《文淵閣四庫全書》，《宋宰輔編年錄》卷三，真宗，天禧三年，六月甲午，頁 596-77 下。

193 《叢書集成續編》129，《止齋集》卷 6，律詩，送黃元吉詩：「陸子靜門人」，頁 160 上。

入藏。

五、結語

隱沒一百年左右的天竺寺，因遵式而得以復興，因遵式而成為當時權貴要人，請益佛法的中心。他將優美的西湖，奏請成為放生池，救護有情眾生。他畢生歷經多處寺院，講經著述，志弘天台，身行淨土，護持天台教部入藏，不遺餘力，最後圓寂於天竺寺。

遵式是天台第十六祖寶雲義通的高足，屬於山家派的代表性宗匠。然而他表面上雖是站在山家派的立場，實際上完全未介入當時的山家、山外論爭，只是努力在浙江一帶，教化民眾，改善風俗，並確立了天台淨土的實踐行儀。[194] 他在教理理論上，雖不及同門師兄四明知禮，然而在中國佛教史上，他被尊稱為慈雲懺主，是一位佛法的實踐家。

---

[194] 此實踐行儀的論題，筆者留為下次發表的內容。

浙江省圖表

網路圖片，網址：http//tw.mjjg.com/travel/big5_trip_3907.html

1. 臨海郡寧海→2. 東掖山→3. 禪林寺→4. 國清寺→5. 寶雲寺→6. 天台山→7. 寶雲寺→8. 承天寺→9. 四明景德寺→10. 黃巖妙喜寺→11. 赤山寺→12. 承天寺→13. 杭州昭慶寺→14. 蘇州開元寺→15. 杭州靈山寺（天竺寺）→16. 石梁壽昌寺→17. 東掖山→18. 天竺寺→19. 瑞光塔

附表一：遵式遊歷過的地名、年代及與其相關的記事對照表

地名／寺院	現今省分	現今縣分	年　代	記　　事
臨海郡寧海	浙江	臨海	964-980 乾德二年-太平五年	出生地。
東掖山	浙江	臨海	980（太平五年）	依義全師出家、落髮。
禪林寺	浙江	天台	982（太平七年）	受比丘戒。
			983（太平八年）	習律於守初師。
國清寺	浙江	天台	983（太平八年）	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教法。
寶雲寺	浙江	鄞	984（雍熙元年）	受學於義通大師。
				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智者）四禪三昧。
天台山	浙江	天台	988（端拱元年）	以苦學感疾至於嘔血。
				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
				著書曰《禮觀音文》。
寶雲寺	浙江	鄞	991（淳化二年）	講四大經(《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
			996（至道二年）	結緇素，專修淨業。
				著書曰《誓生西方記》。
				擬普賢作〈念佛三昧詩〉。
			999（咸平二年）	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氏以栴檀為大悲之像，刻己像而戴之。
				撰〈十四大願〉之文。
四明郡	浙江	鄞	1000（咸平三年）	大旱，師同法智、異聞等，率眾行請觀音三昧，……期果雨。
四明大雷山	浙江	奉化	1001（咸平四年）	治定《請觀音消伏毒害三昧儀》。
東掖山承天寺	浙江	臨海	1002（咸平五年）	在益宏(一作建)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
				率眾修念佛三昧，著《淨土行法》。
				為白鶴廟著〈野廟誌〉。
			1007（景德四年）	著〈三衣辨惑篇〉

四明 景德寺	浙江	杭州市	1011（祥符四年）	講《大止觀》。
(黃巖 妙喜)	浙江	臨海		有一豕避屠奔伏於前，遂償其值， 命豢於妙喜寺。
（赤山寺）				建塔。
東掖山	浙江	臨海		百日修懺，其時大旱，以錫杖卓 石縫，泉即激涌。（今石眼泉）
杭州 昭慶寺	浙江	杭	1014 年（祥符七年）	講四部兼弘律儀。
				著〈誡酒肉慈慧法門〉。
蘇州 開元寺	江蘇	吳	1015 年（祥符八年）	建講，緇素畢集，不葷飲者傾市邑， 屠酤不售。
				復杭。
杭州 靈山寺 （天竺寺）	浙江	杭	1015 年（祥符八年）	杭州知州薛顏命居。
				復興天竺寺，賦詩作碑紀之。
				作天竺四瑞詩。（重榮檜等）
				撰《天竺高僧傳》。
				治定《往生淨土懺儀》。
			1016（祥符九年）	天台僧正慧思奏賜紫服。
石梁 壽昌寺	浙江	天台	1016 (三月)(八月)	講《法華》。
				過東掖，題壁為長謠，以別東掖。
天竺寺	浙江	杭	1016（祥符九年）	為侍郎馬亮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略傳》。馬公鏤板傳之。
				作〈施食觀想〉。(答崔育才職方所問)
				行金光明懺法。
			1019（天禧三年）	為王欽若說法華三法妙義。
			1020（天禧四年）	王欽若奏請，得賜天竺之名， 親為書額。
				建大殿。（王欽若與秦國夫人施財 六百萬）
				作〈天台教書〉。(答王欽若問)
				請王欽若奏請西湖為放生湖。

				寺東建日觀庵。
			1022（乾興元年）	著《圓頓觀心十法界圖》、《十界心圖頌》、〈南岳心要偈〉。
				賜慈雲之號。
				作〈遐榻銘并序〉。
				為國行懺，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章懿太后齎白金百兩）
			1023（天聖三年）	王欽若為奏天台教文，乞入大藏未成。黃元吉再次上奏。
			1024（天聖四年）	得旨入藏，賜白金百兩，撰《天台教隨函目錄並序》。
				釋《普門品》重頌。
			1026（天聖四年）	造山門廊宇。（諫議胡則施金）
			1027（天聖五年）	取桂子種林下，作〈桂子詩〉。
			1028（天聖六年）	作〈祭四明法智大師文〉、〈悼四明法智大師詩并序〉。
			1029（天聖七年）	撰《天台教觀目錄並序》。
			1031（天聖九年）（八月）	講《淨名經》。
				命弟子祖韶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鑪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
				作〈謝三緣詩〉。
				徙居東嶺草堂。
			1032（明道元年）	十月八日示疾。 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磨崖刻之）
				十月十日示寂（臘五十）。
			1033（明道二年）	奉遐榻葬於寺東月桂峰下，與隋真觀法師為鄰。
			1104 （崇寧三年）	賜號法寶大師。
			1144（紹興十四年）	敕改寺為時思薦福，奉憲聖慈烈皇后香火。
			1160（紹興三〇年）	謚懺主禪慧法師，塔曰瑞光。
			1206 頃（開禧中）	復舊額，移薦福于山後。

*此表曾發表於《佛教大學大學院紀要》第 31 號，此內文稍有更易改訂。

附表二：遵式的《天台教觀目錄》與最澄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圓珍的目錄集列表對照

著者	遵式《天台教觀目錄》	最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	圓珍目錄集
智顗	《法華玄義》十卷	《妙法蓮華經玄義》十卷	《妙法蓮經玄義》十卷
	《法華文句》十卷		《法華文句》十卷、三卷等
	《摩訶止觀》十卷	《摩訶止觀》十卷	《摩訶止觀》十卷、十四卷
	《禪波羅蜜》十卷		
	《維摩玄義》五卷		
	《金光明玄義》一卷	《金光明經玄義》一卷	《金光明玄義》一卷
	《金光明文句》三卷		《金光明文句》三卷
	《菩薩戒疏》二卷		《菩薩戒疏》二卷
	《法華次第》三卷		
	《觀音品別行玄義》二卷		
	《觀音品義疏》二卷	《妙法蓮華經觀音品義疏》二卷	
	《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	《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	
	《金剛經疏》一卷	《金剛般若經疏》一卷	《金剛般若經疏》一卷
	《請觀音經疏》一卷	《請觀音經疏》一卷	
	《四教義》四卷	《四教義》二卷 第三第四(越州錄)	《四教義》一卷第一、四卷
	《小彌陀義記》一卷		
	《法華三昧儀》一卷		
	《四念處》四卷	《四念處》四卷	
	《觀心論》一卷	《觀心論》一卷	《觀心論》一卷
	《方等懺儀》一卷		
	《覺意三昧》一卷	《覺意三昧》一卷	
	《修禪六妙門》一卷	《修禪六妙門》一卷	
	《禪門口訣》一卷	《禪門口訣》一卷	
灌頂	《涅槃經玄義》二卷	《大般涅槃經玄義》一卷	《大般涅槃經玄義》一卷

	《涅槃經疏》十卷	《大般涅槃經疏》十五卷	《涅槃經疏》十卷
	《觀心論疏》二卷	《觀心論疏》二卷	《觀心論隨文疏》一卷
	《國清百錄》五卷	《天台山國清寺百錄》五卷	《國清百錄》二卷三、四
	《智者別傳》一卷	《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一卷（越州錄）	《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一卷丹丘
湛然	《法華玄義釋籤》十卷	《妙法蓮華經玄義釋》十卷	《妙法蓮華經玄義釋籤》十卷
	《法華文句記》十卷	《妙法蓮華經文句疏記》十卷	
	《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	《摩訶止觀補行傳弘決》十卷	《止觀輔行傳弘訣》十一卷
	《摩訶略疏》十卷		
	《維摩廣疏記》六卷		
	《止觀大意》一卷	《摩訶止觀大意》一卷	
	《金剛錍》一卷	《金剛錍論》一卷	《金剛錍》一卷
	《止觀義例》一卷	《摩訶止觀義例》二卷	《止觀義例》一卷

*依據遵式的目錄，得知當時編入藏者，有智顗的著作二十三部七十六卷，灌頂的著作五部二十卷，以及湛然的著作八部四十九卷，共計三十六部一百四十五卷。遵式再為得以入藏之教部，撰《天台教隨函目錄并序》。

附表三：未入藏的典籍

著者	遵式《天台教觀目錄》	最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	圓珍目錄
智顗	《維摩玄疏》二十八卷	《維摩玄疏》六卷	
	《淨土十疑論》一卷		
	《小止觀》一卷	《小止觀》一卷	《小止觀》一卷
	《觀心食法》一卷		《觀食法》一本
	《觀心誦經法》一卷		《觀心誦經法并發願文》一卷
	《觀心十二部經義》一卷		《觀心誦十二部經義》一卷

*以上是遵式時尚存，然未入藏的智顗著作六部三十三卷。

附表四：參入大部的典籍

著者	遵式《天台教觀目錄》	最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	圓珍目錄
智顗	《三觀義》二卷	《三觀義》一科	
	《四悉曇》二卷		
	《四種三昧義》一卷	《四種三昧義》一科	
	《釋二十五三昧》一卷	《釋二十五三昧義》一科	
	《六即義》一卷	《六即義》一卷	
	《釋十如是義》一卷	《釋十如是義》一卷	
	《如來壽量義》一卷		

*以上是遵式時，參入大部的智顗著作七部九卷。

附表五：遵式目錄上當時尚存湛然的著作

著者	遵式《天台教觀目錄》	最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	圓珍目錄
湛然	《始終心要》一卷		
	《止觀文句》一卷	《摩訶止觀文句》二卷	
	《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	《妙法蓮華經三昧補助儀》一卷	

*以上是遵式目錄中，當時尚存的湛然著作三部三卷。

附表六：遵式時亡佚的闕本目錄

著者	遵式《天台教觀目錄》	最澄《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	圓珍目錄
智顗	《智度論疏》二十卷		
	《仁王般若疏》二卷	《仁王般若經疏》四卷	《仁王般若經疏》二卷
	《彌勒成佛經疏》五卷	《彌勒成佛經疏》五卷	
	《彌勒上生經疏》一卷		
	《釋一切經玄義》一卷	《釋一切經玄義》一卷	
	《坐禪止觀》一卷		
	《觀心釋一切經義》一卷	《觀心釋一切經義》一卷	
	《五方便門》一卷	《五方便義》一卷	
	《七方便義》一卷	《七方便義》一卷	

	《一二三四身義》一卷	《一二三四身義》一科	
	《七學人義》一卷	《七學人義》一卷	
	《般舟證相行法》一卷		
	《法門儀》一卷		
	《禪門要略》一卷	《禪門要略》一卷	《禪門要略》一卷
	《禪門章》一卷	《禪門章》一卷	
	《雜觀行》一卷	《雜觀行》一卷	
	《入道大旨》一卷		
灌頂	《八教大意》一卷	《摩訶止觀八教大意》一卷	
	《南嶽記》一卷	《南岳記》一卷？	
	《天竺寺真觀法師傳》一卷		
湛然	《華嚴骨目》一卷	《華嚴經骨目》一卷	
	《授菩薩戒文》一卷	《受菩薩戒文》一卷	
	《涅槃後分疏》一卷	《涅槃後分科文》一卷	《大涅槃經後分科文》一卷
	《觀心誦經記》一卷	《觀誦經記》一卷	
	《方等懺補闕義》一卷	《方等懺補闕儀》一卷	《方等懺補闕儀》一卷

*以上是智顗的著作十七部四十一卷，灌頂的著作三部三卷，以及湛然的著作五部五卷，遵式時亡佚闕本的目錄。

引用文獻

佛教藏經

《大乘止觀法門》。《大正藏》冊 46，第 1924 號。(大藏經刊行委員會編，台北：新文豐出版之《大正大藏經》與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以下所列《大正藏》皆同)

《四明尊者教行錄》。《大正藏》冊 46，第 1937 號。

《方等三昧行法》。《大正藏》冊 46，第 1940 號。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大正藏》冊 47，第 1968 號。

《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

《鐔津文集》。《大正藏》冊 52，第 2115 號。

《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大正藏》冊 55，第 2159 號。

《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大正藏》冊 55，第 2160 號。

《天竺別集》。《續藏經》冊 101。(大藏經刊行委員會編，台北：新文豐出版之《卍續大藏經》與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以下所列《續藏經》皆同)

《釋門正統》。《續藏經》冊 130。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續藏經》冊 134。

古籍

《中國方志叢書》。台北市：成文出版。1975。

《中國佛寺志》。台北：明文書局。1980。

《六藝之一錄》。台北：台灣商務出版。1969。

《天台續集別編》。上海：上海商務出版。1934-1935。

《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出版。1883。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西湖志纂》。台北：文海出版。1971。

《西湖新志》。台北：文海出版。1975。

《吳郡圖經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宋元地方志叢書》。台北市：中國地方志研究會編。1978。

《宋史》(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78。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台北：錦繡。1993。
《宋稗類鈔》。台北：廣文書局。1967。
《宋詩紀事》。台北：中華書局印行。1971。
《宋藝圃集》。台北：台灣商務出版。1969。
《范文正公集》。台北：台灣商務出版。1969。
《浙江通志》。台北：華文書局。1967。
《記纂淵海》。台北：新興書局。1972。
《國史大系》。東京：經濟雜誌社。1906。
《欽定南巡盛典》。台北：台灣商務出版。1969。
《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1989。
《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1989。

中日文專書、論文

淨土宗大辭典編委員會（1982）。《淨土宗大辭典》。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水野弘元（1996）。《佛典成立史》。劉欣如譯。台北：東大出版社。
吉田剛（2000）。〈宋代における《肇論》の受容形態について——遵式《注肇論疏》をめぐっ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49-1。頁 99-102。
冷曉（2001）。《杭州佛教史》。香港：百通出版社。(第二版)。
呂淑玲（2003）。〈慈雲遵式の研究序説——特に遵式の生涯について——〉。《佛教大學大學院紀要》31 卷。頁 29-42。

Zunshi (964–1032) and Tianzhu Monastery

Shi Guoj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re are many well-known Buddhist figures who, having made great accomplishments in the secular world, devoted their lives to the faith, practice, and spread of Buddhism following their reunciation. Zunshi was one such example. As such, a study limited to his doctrinal contributions would not be representative of his lif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irst examine his life, including his faith, practice and efforts to spread Buddhism. The author has previously published four articles regarding Zunshi in Japanese periodicals. The current article is a continuation of that series.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create a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y of Zunshi, providing an overall view of his life. The author first looks at the monasteries in which he stayed throughout his life,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his practice, studies, and proselytization, showing that he devoted his life completely to Buddhism. Nex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Zunshi's activities at Tianzhu si, a time which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poetry writing, preaching and writing, and seclusion. In the period of poetry writing, he wrote poems about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of Tianzhu si. Zunshi's attitudes about Tianzhu and his co-practitioners are revealed in these poems. In Zunshi's period of preaching and writing, he had contact with contemporary officials, and his ideas and techniques for benefiting sentient beings may be seen. During this same period, there is information regarding Zuns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Tiantai school.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iantai texts brought from Japan by Jakushō. He also led an effort to have Tiantai texts brought into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for which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dentify relevant textual materials. The third period, his seclusion, lasted from his later years to his death. In discussing Zunshi's life of practice, he exhorted his disciples to maintain Tianzhu as a center of practice, and continue planting seeds of compassion. Finally, the author will make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canonization of Tiantai texts.

Keywords: Ciyun; Zunshi; Tiantai; canonization; Tianzhu si